

在解放知識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上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編輯小組

老林一生的信仰與實踐始終如一：他一直都是看破名利、權勢與財富的佛教徒，他一直都在實踐佛教徒的法布施，他一直都在為了緩解眾生的悲苦而全省奔走——這一切也都是最虔誠的社會主義信徒努力地在實踐的。

(彭明輝，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與老林一起工作卻是深刻的。他放權，尊重理想，喜好進步隊伍。他跟著大家幹活，不吝肯定一線工作者。他姿態很低，又可把思想高度拉開。無論在任何時刻，他都在奮鬥的狀態。

(鍾秀梅，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系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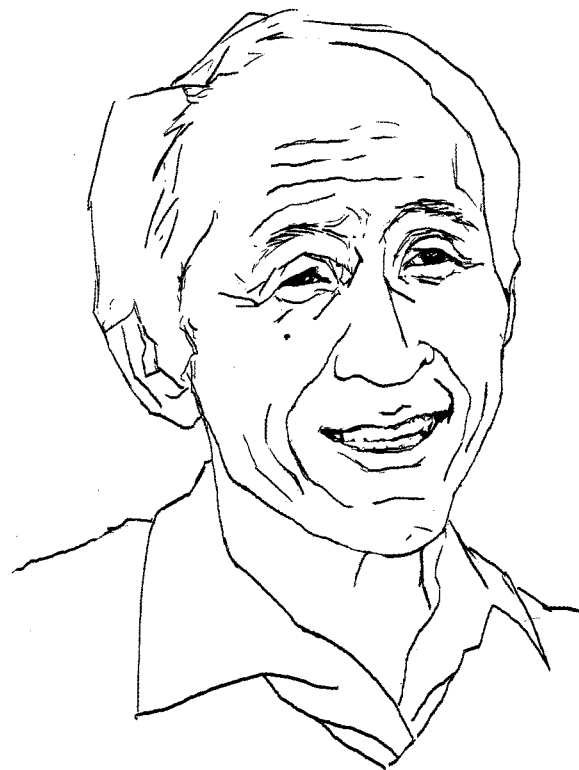
老林期待的解放知識，更徹底指向「知識如何成為解放群眾的力量」。知識解放應該是讓民眾看見知識在統治階級手中如何成為統治與控制的工具，進而能掌握知識，讓知識成為掃除壓迫、解放自身的武器。

(李易昆，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主任)

2002年農曆年前的某一天前往台北途中，聽到林孝信老師的廣播專訪，他侃侃的談起創立兒童月刊、科學月刊、保釣運動，成為海外黑名單，以及解嚴後回國推動科普教育，並積極參與社區大學運動的經歷，聽完專訪後當下我就很衝動的決定投入社區大學的工作至今。

(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目錄

- 4 編輯前言 /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 編輯小組
6 序 / 陳美霞

第一篇 老林思想與精神

- 12 從佛教徒到馬克斯主義的信徒 / 彭明輝
20 老林與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 / 陳美霞
30 與老林一起工作：推動農村型社大的點滴回憶 / 鍾秀梅
38 馬不停蹄，解放知識 / 李易昆
42 不曾停下的腳步 - 懷念老林 / 張正揚

第二篇 社大與知識解放

- 52 懷念老林 - 我學生時代心中的英雄 / 蔡傳暉
58 那一年，我們在青草湖 / 賴麗榕
64 回觀來時路，一扇扇明亮的窗 / 林朝成
68 放眼天下心存故國 - 林孝信老師的成人高等教育主張 / 何青蓉
72 榮耀之承與謝 - 與孝信老師互動之二三事 / 張金玉
76 選擇在關鍵戰場上作戰的戰士 / 曾也慎
82 紀念老林參與「解放公衛知識 改造公衛體系」運動 / 陳奕暉

第三篇 社大與弱勢關注

- 96 知識解放 vs. 知識復振 - 部落大學與老林的前世今生 / 金惠雯
102 那些年，在全促會南辦與老林一起工作的日子 / 吳佩娟
110 道別與續行，在社區大學運動之路 / 吳茂成

- 114 風起雲湧 青年覺醒 握手擁抱 接續傳承 / 陳雲芳
118 一些關於孝信老師的回憶 / 施政旭
122 陌生的熟悉感 / 郭昭男

第四篇 社大與社會改造

- 126 社會運動與社大運動的轉轍者 / 李鎮邦
132 乘願再來 - 老林與社大刊物 / 段惠民
138 不停歇的行動者 / 鄭秀娟
140 在社大撒下左翼的火種 / 周芬姿
142 社大年輕夥伴們，一起師法老林精神吧！ / 謝國清
146 未竟的社會理想 / 林吉洋

第五篇 其他

- 156 老林！感謝有你 / 黃鼎倫
160 我的亦師亦友 / 趙家甫
162 我所知道的「老林」及其社區大學觀 / 林明聖
168 畫人像 結善緣 / 趙明

附錄

林孝信參與社區大學大事記

林孝信社大文選「1998.12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林孝信手稿

《社大開學》各期封面

編輯前言

文 |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 編輯小組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以下稱「全促會」）做為台灣社區大學的促進組織，成立於1999年9月19日；然而，在同一年的3月7日，林孝信老師即在新竹市結合包括「全促會籌備處」等各路人馬，組織了「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推動社大之間的辦學交流，以及社大辦學者與社會各階層的對話。這個形式，在全促會成立之後，成為全促會常態辦理的年度盛會，迄於今日。但這僅僅是習慣自稱，也喜歡人稱老林的林孝信老師，所留給社大的眾多資產之一。

老林早年因推動保釣而被列為黑名單，長期滯留美國，1997年返台，適逢台灣社區大學的醞釀與發展，此後即懷抱「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目標，對社區大學勤耕不輟，是返台後所投入最重要的事業場域之一。老林於2015年12月20日辭世，因此我們決定在2016年的「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編印「老林社大紀念文集」，提供世人參考和紀念。

老林留給社大的資產太豐富，難以一窺全貌，但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面向：（1）真實做為：老林長期擔任全促會常務理事以及南部辦公室主任，通過全促會的網絡，推動農村、部落、勞工等社大，辦理影像、公衛等課程..，主編《社區大學全國通訊》和《社大開學》，組織社大和社會各領域的對話，這些事蹟大部份現在都還延續著。（2）精神氣度：老林知識淵博，身上融貫了中西思想，自然人文知識兼具，更重要的，是老林擁有和他的知識一樣巨大的行動力，眼界既高，下手卻低，穿梭於各種場合而不知疲憊，為後繼者留下一種精神和實踐典範。

我們嘗試依我們所理解的老林，就其在社大的思想和做為，將紀念文集分為（1）老林思想與精神（2）社大與知識解放（3）社大與弱勢關注（4）社大與社會改造等四個篇章，依文章內容收錄，若有難以分類者，則以（5）其他收錄。

受限於時間等因素，更受限於老林生前思想和人格的宏大，以及連結網絡的廣闊，我們無法集結足夠文章，完整呈現老林的精神與事蹟。但我們願以此文集邀請大家一同來認識老林，延續老林「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目標。

編輯小組成員：張正揚（召集人）、謝國清、李易昆、李錦旭
周芬姿、楊志彬、吳佩娟、吳孟如（執編）

序

為理想共同打拼的美好歲月

文 | 陳美霞

那是 2001 年 5 月底的最後一周，全台灣籠罩在連日的豪雨中，屏東縣也不例外。但是，負責籌備部落大學的屏東縣社區大學與全促會南部辦公室（下面簡稱南辦）早已規劃好：5 月 31 日晚上 7 點半到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社區活動中心，與當地原住民代表及民眾召開第五次的部落座談會。

於是，屏東社大主秘曾美玲、學務專員劉孝明與從台南下來的南辦主任林孝信、秘書吳佩娟會合，由屏東社大講師洪輝祥帶領上山。一路上積水甚深，看不清路面，車輪竟然在顛簸路段陷進路邊水溝！好不容易到了內埔農工，與屏東社大副主任劉吉川會合，在傾盆大雨中，繼續往霧台出發。神山社區在另外一個山頭，因此，車子先爬上山頂，再開下山，然後又再開上另外一個山頂，刮風下雨的山路落石點點，老林與車上幾位社大行動者都擔心著能否安然抵達目的地。夜色低沉，當他們終於到達開會地點的時候，迎接他們的原住民朋友說：「我們以為你們不會上山來了，因為就算是住這附近的人，也不會在這樣的夜裡出門。」

接著，屏東社大與南辦 6 位行動者，就在神山社區活動中心，與霧台鄉代會主席賴金成、原住民發展會會長何春生、魯凱文化工作室 / 阿里國小老師巴清良、霧台村前村長 / 資深山豬獵人杜巴南、國小老師盧正君、原住民陶藝家麥俊明、歐正利、杜瑞龍及其他原住民，7 點半準時，熱情、熱烈又深刻的部落座談就在 17 位參與者之間展開。社大行動者談著籌備部落社大的理念、理想、及行動，而原住民則敘述著他們對過去幾世紀不對等關係的憤慨與不平；對文化傳承、以及原住民適應危機的擔憂；又談著他們期待藉由部落大學，以原住民為主體，恢復原住民的優良文化與傳統，甚至發揚光大，讓漢人也可以學習，改正政府錯誤的政策。座談會總結時，老林說，「聽到部落文化傳承的問題，部落的年輕人未來生存的問題，更聽到政策對原住民的傷害，在今天這個時代，有這樣的傷害真是一種恥辱，克服這個恥辱是全台灣人的責任，而不單是原住民的責任。」社大要「解放知識，改造社會」，而部落大學的建立，正是為了改正社會不合理的現象¹。

部落座談會結束之後，老林及佩娟安然返回台南，而屏東社大吉川副主任、美玲主秘、孝明專員、及輝祥老師也安全返家。老林回家之後，向我做了此行一路上驚險萬狀的“實況報導”，我聽了，為 6 位社大及南辦行動者捏把冷汗，不過記得當時我玩笑的對著老林說，「好險、好險！我的老公居然活著回來！」

1 第五次部落座談會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劉孝明，「部落大學—屏東縣社區大學積極籌備中」，社區大學全國通訊第 14 期，2001 年 7 月 1 日出刊。

上面所敘述的，是社大行動者為了實現他們的理想，不計利害得失、不畏困難、共同打拼、令人動容的例子。老林全身投入社大運動十年，與許許多多行動者為了實踐社大「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理想，四處奔波，類似上面、集體為實現理想而努力的例子，難以計數。

全促會規劃推出《老林社大紀念文集：在解放知識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上》，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高雄旗美社大校長張正揚要我為這個文集寫序，我因此有幸得以先拜讀本文集多數文章。文章作者們對老林的懷念，我很感動，也向每一位作者表達我最深的謝意。而更觸動我心靈的是：從篇文章中，我看到作者們昔日與老林，為了社大理想共同打拼的集體身影！每一位作者，都在某個時期、某個社大行動、在台灣某個部落、鄉鎮、都市、在某個/些社大，與老林攜手奔波與投入，為了實現社大的終極目標——一個自由、公平、正義與沒有剝削的社會！

老林已經完全回歸大自然，他生前念茲在茲的是：「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而不是讓人望而生畏的，更不是讓人用來壓迫人的」，「知識不是少數菁英用來鞏固自己名利的工具」，「台灣社會的知識被鎖在大學殿堂裡頭，還沒有解放出來，讓普羅大眾無從學習、也無法掌握」。綜觀台灣今日情勢，老林擔憂的這些知識尚未解放到普羅大眾，尚未被他們學習、掌握，尚未被用來改造社會的問題，依然頑固的存在著。那麼，社大的行動者，還得重拾昔日為社大理想、與老林共同打拼的精神，繼續推動社大

運動「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期望明日理想得以實現！





老林思想與精神

從佛教徒到社會主義的信徒

文 | 彭明輝

曾任全促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學系榮譽教授

據說，老林是星雲法師在宜蘭收的徒弟，在佛光山體系裡居於很高的輩份。後來，老林在南藝大開授研究所必修課「政治經濟學」時，第一堂課就是要學生回去試著分析〈共產黨宣言〉裡著名的社會主義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有人說，老林在成為無神論者之後，放棄了早年信仰的佛教。據說，老林為了家計而到全省巡迴兼課，一週環遊台灣兩次，足跡遍及各公私立的大學。

其實，自始至終，老林都在實踐佛教徒的信仰，也在實踐社會主義者的信仰。

佛教徒與社會主義的信徒

如果你去讀英國作家 Douglas Hyde 寫的名著《獻身與領導》，可能會極其驚訝：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怎麼會叫基督徒去學習共產黨的精神與作為？的確，這本書的英文原名就叫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sts。更叫人詫異的是，這本書的中文譯者是單國璽主教，出版社是光啟文化——為什麼連素來偏向保守的天主教都還推崇這樣的一本書呢？

其實，最虔誠的基督信徒跟最虔誠的共產黨信徒原本就只有一線之隔：有神論者成為基督徒，無神論者成為共產黨徒。於是，南美有解放神學，他們堅守耶穌的教訓：基督徒當消除階級，彼此服務，互為最卑微的僕人（洗腳禮，約翰福音 13 章）；基督徒當服事所有人之中最貧困的，猶如在服事耶穌（馬太福音 25 章）。於是，法國有以馬內利修女，永遠跟最貧窮的人站在一起，永遠大聲地譴責不公不義。而印度有德瑞莎修女，想要讓那些被家人與社會遺棄的臨終病人相信：「是的，你值得被愛！」

而在台灣，老林用他的一生行誼向我們證明：佛教徒與社會主義信徒也只是一線之隔——有神論時是佛教徒，無神論時是社會主義信徒。老林一生的信仰與實踐始終如一：他一直都是看破名利、權勢與財富的佛教徒，他一直都在實踐佛教徒的法布施，他一直都在為了緩解眾生的悲苦而全省奔走——這一切也都是最虔誠的社會主義信徒努力地在實踐的。

托爾斯泰曾經極其睿智地指出來，這個世界一直都只有一個問題：有些人（幾乎是每一個人）老是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少，卻得到比別人更多。政治經濟學把這種「不勞而獲」的行為叫做「尋租」（rent seeking），左翼思想家把它稱為「剝削」，而馬克斯、

亞當史密、Joseph Stiglitz 和創立 ordo-liberalism 的德國經濟學家 Walter Eucken 都想盡辦法要消除這種「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行為——雖然他們的手段都不一樣。

然而，要實現這樣一種左翼與右翼共同的美夢，我們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想要付出得比別人多，卻得到比別人更少」的人。

楊渡說，老林「一定是最後一個墨家，...，一個摩頂放踵，為天下擔憂奔走的人。」也許我們也不妨這麼說：老林是用佛教徒的慈悲、溫柔與無我，在實踐社會主義信徒的志業。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背後

老林過世以後，不但主流媒體悼文紛繁，而且治喪委員會遍及藍綠、統獨、捍衛既得利益者與被壓迫者——所有對立的，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全聚在一起了。我看了傻眼，原本自以為懂老林，卻開始懷疑起自己到底懂不懂真正的老林。

上網查索老林一生行誼，發現他從釣運、海外民主運動，到國內的工運、媒體監督、社大、通識教育、原民運動，到處都有他的身影。我看了再度傻眼，搞不懂老林為何到處留情，遍地播種。這些看似不相連屬的活動背後，到底是不是有一套「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與戰略？還是純屬偶然的隨興與「隨緣」？

把我在網路上能找到的文件都仔細讀過之後，又跟兩位深知老林的朋友在電話上長談，我才知道：只要有助於促進台灣社會進步的事，老林都願意作；只要有助於復育台灣社會主義思想和事，他都積極地去連結、促成。他的遺孀美霞說：老林深知台灣的社會主義氣候不成熟，所以自居組織工作者，以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為階段性目標，積極串連全台灣所有相關的人士與資源，希望達到「1+1>2」的總體戰效果。

這樣的敘說，讓我對老林有了較深刻的理解。

我跟老林有緣，在社大全促會裡是默契十足且彼此互信的戰友；我跟老林緣淺，只有公誼而無私交，從沒機會談社大以外的理念與抱負，甚至除了在全促會見面之外，只有兩次路上的偶遇。有一次在火車上巧遇，他想跟我約個時間談社大的事，就掏出一本寫得密密麻麻的記事本，研究他的行程。我發現那本冊子裡每日行程塞滿到罕有空檔，連吃飯時間都排滿要商談的人與事。我是個不耐操勞的人，驚訝地問他：你在忙什麼，這豈不是自我剝削？他靦腆地笑笑，跟我說：「我時間不夠用，只好充分利用每一天所有的時間。」

原來，老林不是為了生計而在全台兼課，而是為了要串連全台通識、社大、原運等有助於厚植社會主義土壤的資源，所以乾脆到全台各大學的通識中心去兼課，以便從體制內部動員各大學的資源，同時又利用兼課之餘的時間串連當地的人力與物力資源，

為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尋找機會與開創機會。

他曾感慨地跟我說：「有些人懷疑我要自立山頭，其實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這個無我的佛教徒，忙了一輩子，所串連的全台人脈與資源不僅無人能出其右，甚至無人能望其項背。而他離開我們的時候，名利與權勢盡歸跟他合作的人，他卻一無所有地離開——若非媒體在他辭世後大肆報導，台灣有多少人知道曾有老林這個人？若非他身故之後的各種紀念文，連我這個戰友都不知道老林竟為台灣做過那麼多事！

當媒體報導說老林獲頒總統褒揚令時，我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說：「就老林一生對台灣的貢獻而言，褒揚令是遲來數十年的肯定；就老林一生的信仰和行誼而言，褒揚令卻是對他一生最大的反諷。」

「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想做事而已。」台灣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胸襟與抱負？跟他共識過的人之中，有幾個人了解他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左翼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典範

老林沒有博士學位，但是不缺博士的學養。在我心裡，他比許多頂尖名校畢業的博士更像個知識分子，也更有知識分子的擔當。

在南藝學生對他的懷念文裡，我看到他如何用政治經濟學啟迪

年輕人的思想與熱情；在陳奕暉的〈紀念林孝信顧問〉（《新公衛報》2016年1月刊）一文裡，我看到老林如何通過「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與「反思營」來建立一個團隊的組織運作能量。老林不只是一個行動家，同也是一個有思想，有戰略的組織工作者。

跟一位朋友在電話上談了將近3個小時，談老林，談時局，談我們對時局的憂慮、悲觀與無奈。我突然想起來，如果老林還在，他一定是心平氣和地在尋找與開創新的可能性，而不會像我們這樣地唉聲嘆氣。我感慨地跟這位朋友說：「我只是在盡知識分子的責任，老林卻是在實踐他的終生信仰。」在老林面前，我頂多只是一個關心弱勢的人，愧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敢自稱左翼。

看著老林不分統獨、藍綠地串連全台所有進步與不進步的力量，只為了為一個更公義、更有人味的台灣，我了解老林是菩薩願與菩薩行，而我終究只是個自了漢。

老林走了，我才開始了解他，也才了解到台灣失去了一位多麼罕見的人才。我想不起來有誰能像他那樣地廣結善緣，我想不起來有誰願意像他那樣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我們都有自己的脾氣與好惡，我們都有自己的潔癖與堅持，我們都有跟人決裂或默默地分手的時候，只有老林總是願意委屈自己去跟所有的人連結。

當所有的人各自如同瞎子摸象般地記下對老林的零星、破碎記憶時，我才警覺到，世間已無老林，而且恐怕再也沒有人能扮演他的角色了。

看著橫掃全球的資本全球化，虎視眈眈地集結在權力與金錢周圍的國內財團、政黨，以及賣友求榮的「前社運份子」，被路線之爭撕裂得零零碎碎的運動團體們自保尚且不易，我們又如何去保護弱勢，捍衛公義？

老林走了，也許我們的損失遠超過我們所覺察的。



老林與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

文 |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退休

老林畢生投入台灣正義事業數十年。從 1998 年起，他與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共同投身社大運動「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大約有 10 年時間，這是老林一生中十分重要的 10 年。這 10 年間，老林以解放知識於民眾為目標、以改造社會為志業，先後投入創辦刊物傳播社大理念、建設社大理論、推動社大基礎工作、連結社運工作者及與政府對話與合作等不同工作，在台灣社會播下「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理念種籽，並透過社大而在社會各層面萌發。

老林奉獻社會的精神與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老林返台之後投入社大運動，與他從小建立起來的奉獻、服務社會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但是他獨特風格的政治經濟學，是這個 10 年社大行動關鍵的思想與理論基礎。

老林從小學（1950 年代）開始與佛結緣，參加《念佛社》，直

至初中、高中，也曾經主編佛教雜誌《雷音》，從此奠定他畢生奉獻眾生、服務弱勢的人格養成。之後因為他對科學的強烈興趣，大學時期創辦《中學生科學周刊》，出國留學之後創辦《科學月刊》，這些努力，基本上來自於他立志奉獻、服務社會的初衷。而這個精神，到 1970 年代，老林在海外參與保釣運動，才開始有了思想的深化、有了更完整的理論基礎。

保釣運動是 1970 年代台灣海外留學生愛鄉保土的運動。釣魚台被美日私相授受，留學生組織起來遊行抗議、辦刊物、辦座談會。但是當時政府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不堅持保釣，甚至打壓保釣運動。對政府不熱衷保釣的失望，促使投入保釣的留學生開始學習近代史，從單純的愛鄉保土開始，他們的思想逐漸深化到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社會主義、第三世界與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等等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

老林當時在保釣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因此成為“特黑”的黑名單之一，護照被吊銷，在芝加哥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程，雖然已經通過資格考，也因此無以為繼。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老林反而因此有了更多空餘的時間；他整天泡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大量閱讀各方面社會科學與人文的書籍，就在這個時期，老林建立起他深厚而風格獨特的政治經濟學思想體系，對資本主義有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與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發展與擴張是建立在剝削關係與掠奪手段之上的，而此一不公不義的制度也成為當代人類苦難、矛盾、衝突、危機、以及種種異化問題的

主要根源。老林進一步認識到，因為教育制度、宣傳及媒體產業多被統治者、上位者、或資本擁有者所控制，在資本社會中創造出普遍存在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使絕大多數民眾無法理解社會不公平、不合理現象的根源。因此，他深信，只有批判的教育，民眾才能深刻理解資本社會問題的根源、進而產生自我賦權（empowerment）的動能，最後達到改造社會的目標。

老林在社大的集體事業與四大工作

台灣 1987 年解嚴之後，黑名單逐漸解除，1996 年 9 月我先返台投入成大醫學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且為舉家返台居住及小孩教育的問題做準備。1997 年 2 月老林帶著我們兩個還在芝加哥大學實驗小學就讀的女兒返台。1998 年 3 月，一群公共知識分子組成「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希望在台灣各地設立成人高等教育的社區大學；返台才一年的老林，理解到這正是他奉獻鄉梓的渴望、他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與理論可以實現與發揮的機會，立刻全身投入這個「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運動。1998 年 12 月，老林寫成「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這篇在社大運動中具有標竿意義的理論建設論文。1998 年 8 月到 1999 年 1 月籌備、創辦新竹青草湖社大。1999 年 3 月，老林籌辦出以「落實高教於地方，迎接社區大學的新時代」為主題的第一屆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也帶動社會參與社大建設的熱情。其後他繼續籌辦了 9 屆每年都盛大舉辦的研討會，也擔任第一期到最

後一期的《社區大學全國通訊》及《社大開學》的總編輯。10 年中，老林為了與社大許許多多投入者共同籌辦每一年的全國社大研討會、共同編輯「社區大學全國通訊」及之後的「社大開學」、以及共同投入其他許多促進全國社區大學的建設的工作，四處奔波。作為老林的親密戰友，我可以說，老林這 10 年是以一天當三天用、一年當三年用的方式投入的。

投入社大運動 10 年中，老林每次回家，都跟我分享他投入社大運動的種種工作以及所遭遇的困難，而我也在 2003 年開始，因為與全國社大合作推動《公衛教育在社大》的工作，而對社大的發展有些理解。寫這篇紀念文之前，我重新閱讀老林有關社大的文章、第 1 屆（1999 年）到第 16 屆（2014 年、2015 年沒有出版手冊）全國研討會手冊、《社區大學全國通訊》從 1999 年開始到 2002 年共 27 期、《社大開學》從 2002 年的試刊號到 2005 年被停刊前最後一期（第 25 期）、以及社大其他重要文章。這些資料明顯展現：這 10 年真是社大運動轟轟烈烈、迅速發展、成就巨大的 10 年！

10 年中，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的大量工作，以我的粗淺體會，大致可分四大項：1) 社大理論建設；2) 社大運動策略的形成與推動；3) 與政策制定者 / 機構的對話與合作；4) 與社會運動行動者的對話、互動與合作。這四大項工作，內容異常豐富，可能需要幾本書的功夫才能分析敘述清楚。篇幅所限，我僅能就我的理解，十分簡略的敘述其內容。

社大理論建設包括社大與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世界成人教育發展史、西方社會成人教育趨勢的關係；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趨勢對社大的意涵；知識私有化問題與社大發展的關係；知識商品化對社大發展的影響；社大知識生產的問題；拉丁美洲成人教育學大師 Paulo Freire 批判教育學與社大的實踐；社大對抗資本主義下工具理性教育取向的實踐；社會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區別；社大教育與資本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反省；社大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係，等等。這些分析與論述，為社大運動建立了豐厚的理論基礎。

社大運動策略的形成與推動，這是社大建設的實質工作，包括社大知識解放的種種途徑、經費問題、政府計劃招標問題、法制化議題、教師養成、課程設計、社團組織、社大與社區經營的關係、教學品質、以弱勢群體 / 地區為對象的社區大學（原住民部落大學、農村社大、勞工社大）的推動與建立，等等，後者尤其凸顯社大的特色、理想性、及對弱勢的強烈關懷與行動。

與政策制定者 / 機構的對話與合作方面，社區大學在台灣社會是一個新生事物，它的推動與成長需要社會的了解與支持，也需要政府機構的理解與資源的投入，因此，每一屆全國研討會都邀請中央與地方首長、官員來參與對話，其中包括教育、文化、新聞、環保、青輔、衛生、農業等等部、會、局，縣市長，甚至總統。對話的議題包括政府在社大推動及發展的角色、政府有關社大的政策、政府相關法規、社大法制化問題等等。

與社會運動工作者的對話、互動與合作，是社大運動中最具有特色、最引人注目、最令人期待的工作。我們知道，社會運動之所以發生，是反映社會體制有所缺失，有些群體或地區遭遇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待。因此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更合理、更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因此台灣社會改造主要的動力來源是社會運動。既然社大運動的目標一樣是改造社會，社大自然應該學習社運行動者的理想性格、熱情投入與創意，也因此需要與社運對話、互動與合作。於是，各屆全國社大研討會及全國社區大學的共同刊物中，社大與原住民、農民、勞工、新移民、教師、環保、公衛、教改、稅改、反戰、反軍購等等社會運動的豐富對話、互動與合作年年熱烈展開。社大與社運行動者都希望：社大成為社運的大學、社運工作者可以從社大開發社運幹部的來源、社運工作者可以在社運群眾中宣傳社大理念、進而協助招募社大學員。

老林10年投入社大運動中的主要做法是：發動所有認同社大「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理念而且願意為這個使命努力的有志之士，讓他們的潛力藉由社大這個平台發揮出來。我及許多公衛醫療界的老師及同學，就是在2003年SARS侵襲台灣、對社會造成巨大衝擊之際被老林發動起來，因此全身投入「公衛教育在社大」全國性的行動。當時，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公衛體系廢功，如何防煞」的評論，批判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商品化、市場化的問題，並且提出公衛體系廢功的警告，引起台灣社會廣泛的共鳴。我當時是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的所長，老林跟我提議：公衛界有理想、有使命感的老師、同學們，應該藉由社區大學這個平

台，將公衛體系需要改造的理念解放出去。我請老林到成大公衛所，與全所師生談社大理念及公衛界可以與社大結合的構想。於是，「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行動就如如火如荼藉由社大在全國展開。培訓熱情、優秀、有理念、有使命感的公衛種子師資到社大開課，進而啟動公衛改革，就成了社大「解放知識，改造社會」工程重要的一環。

從老林被“淡出”反思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

看著上述四大項社大運動工作一年一年被眾多熱情的公共知識分子推動出來，社會對社大充滿著期待；社大如雨後春筍在台灣各個縣市成立，學員人數遽增，投入教學的老師人數快速增加，同時社大運動維持高度的理想性及批判性——一個更合理、更公平的社會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深度投入到這個運動中的老林卻已經在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內部遭遇一些阻力。2007年9月，印象中是全促會改選第四屆第一次（2008-2009年）理監事結束當天，老林從台北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被常務理事會排擠出來。老林當然是極度挫折的，好不容易建立起一個批判教育的平台，使民眾可以經由知識的解放，自我賦權，進而改造社會，讓台灣邁向更公平、更合理的理想社會，但這個願景與他的投入卻因全促會內部的阻力而寸步難行！在這之前，擔任《社大開學》總編輯的老林已經在2005年遭遇這個「全國社區大學的共同刊物」被迫停刊的挫折。老林在《社大開學》停刊最後一期（第25期）「《社

大開學》的回顧與展望」一文¹中指出，《社大開學》刊載社會改造的文章是爭議的焦點，其中批判《全促會》與輝瑞跨國大藥廠合作、「戰爭與和平」專輯、以及WTO與農村問題（包括楊儒門事件）的文章是被迫停刊的主因。以老林投入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的力度及成果，社大運動失去老林的投入應該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令人不解的是：平日倡議「公共化」的社大群體，卻沒有將這個事件公共化，集體討論：發生了什麼事？是路線之爭？是意識形態之爭？是利益的排擠？是政府運用資源的收放以納己排外？是官員意志的打手？還是其他原因？這樣的公共化討論，應該有助社大運動更健康、更順當的往前邁進的。

老林畢生與許多關心台灣社會的有志之士共同成就四大集體事業——科學普及、保釣運動、社大運動與通識教育。其中，老林與投入社大運動的許許多多公共知識分子的理想交織，共同開創出台灣成人教育史上豐富多彩、成果傲人的珍貴十年。雖然社大運動的道路曲曲折折，這十年的集體努力卻為社大公共知識分子繼續推動「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社大後來者當能攜手，穩步邁向老林當年投入社大運動這個集體事業的目標——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社會！

1 本文請見《社大開學》第25期，第55-56頁。



與老林一起工作： 推動農村型社大的點滴回憶

文 | 鍾秀梅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系主任

前言

與老林一起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刻苦，跟著他沒有美食享受。他喜歡開會，常常會議中睡著。他天真的把各路人馬找在一起，最後又被謀略者篡奪努力成果。

可是，與老林一起工作卻是深刻的。他放權，尊重理想，喜好進步隊伍。他跟著大家幹活，不吝肯定一線工作者。他姿態很低，又可把思想高度拉開。無論在任何時刻，他都在奮鬥的狀態。

一些爭論

我在 2003 年時，因為失望於澳洲政府跟隨加入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參與反戰運動上街一個月無效阻擋之後，暫時失望的離開就讀的雪梨，回到台灣。正好社區大學全促會獲得教育部支持「設立農村區域教學暨發展中心可行性評估方案」計畫，老林找

我執行此案，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奔波全島，像堂吉訶德般遊走省農會、各地農會，試圖「整合社區大學與農會資源，以社區大學辦學的理念與精神，建立農村區域教學暨發展中心，以重建農村、農民與農業的生機」。

我記得我們在當年的 10 月 13 日，成功地號召全台六十個農會、十一所社區大學在當時的中興新村的省農會開了一天的會議。我已經忘記是當天一早開車，還是前一天到。總之，在趕赴會議的途中，老林開著他的車，我們一路爭論，到底考慮與農會合作是否正確？老林一向會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他認為台灣農民有一百多萬，伴隨著加入 WTO 之久後台灣農村面臨險峻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劣勢，社區大學可以協助農民建立自信、自尊、有公共參與能力，瞭解國際趨勢與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懂得維護自身利益。

我對農會是否扮演農村改革的力量存疑。我來自農村，儘管農會是現存農村社會一個相對穩定的機構，從戰後以來，扮演著農業生產、銷售、信用、教育（早期幼兒教育）、婦女家政班等功能。當時我對農會的看法來自二方面：一方面，農會是跟政權政策緊緊貼近，是國家農業政策的執行者。二方面，農會濃厚的派系色彩與任人唯親的朋黨裙帶色彩，未能回應解嚴後幾波農民運動的主張，例如自主農業政策、全面改造農會、改革產銷政策等。

對於科學社會主義而言，任何的社會介入都有其歷史脈絡可尋，

如何辯證地思考社會能動性與能動者之間的關係（a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cy and agent），從而改變宰制的權力關係與翻轉社會結構，確是我與老林不斷討論的焦點。老林解除黑名單回台，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聆聽興起於八十年代末期的工運、農運、學運與進步學界等重要人士的看法，甚至召集無數次漫長的整合會議，希望討論出台灣進步力量與抵抗資本主義的未來。印象中他花了無數精神與領導遠東化纖工會運動的領導者之一羅美文，討論如何進行左翼政黨的建設。每每他回太太美霞的娘家竹田時，也會經過麟洛拜會當時農盟領袖之一的馮清春老師，交換農運心得。

到底九十年代期間，老林殷殷切切的遊說與「意圖」凝聚左翼共識有沒有效？經過十年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選舉，捲進了社運界無數的能量投入，大部分敗北，少部分搭著民進黨的順風車進入代議士的行列。後來，因為投入了反水庫運動多年，已經忘記九二一地震之前的相關老林的記憶，他做了什麼？忙什麼？九二一地震期間，老林跟黃德北教授也馬不停蹄的拜訪志願前往協助災區的伙伴們，我們也在那裡相遇，之後，他致力於全島社區大學的組建。我記得有一回與老林、蘇慶黎在高雄見面，慶黎與我建議他一定要找一個助手幫忙，不然太勞累，他說想但沒有條件。我覺得老林推進社區大學的建設是他一生之中最完整與具體的成就，在此之前，海外保釣運動、九十年代「磨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解放政治並不真切。也因此，儘管我們有爭論，前面的道路也許有陷阱，我還是願意投入工作。

與老林一起工作

二千年民進黨執政期間，財政部下令接管 36 家農會信用部，引發了 2002 年「一一二三」15 萬農民大遊行。往後二年，「農村真有事」，先是新港、太保一帶稻農以生產三台斤稻穀換不到一包菸的訴求上街，揭示了台灣加入 WTO 進口美國稻米的困境。而後，楊儒門事件也揭竿而起。

我們適時地在事件中間組織一場「社區大學與農民團體推廣教育合作機制研討會」，這場會議「能動者」們的組成來自四方面：農委會與省農會官員（李榮雲、張顯成）、農會（二林蔡詩傑、板橋王雪慧）、農村型社區大學（旗美張正揚、宜蘭湯譜生）、農運與 NGO（農漁會自救會詹澈、青芽兒舒詩偉）、農教學者（陳姿伶）、公共知識份子（彭明輝）等。與會者出奇地踴躍，沒想到我刻板印象中的「保守」農會，經過 WTO、新政權的震撼，變得積極起來。

這場會議並沒有立即達到什麼共識，但有「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的效果。在老林的意志下，社區大學與農民團體推廣教育的分區座談分別在宜蘭、台北、彰化等地展開，之後，陸續到各地訪問農會與社區大學成員。經過幾個月密集的工作，定下了七個目標：（一）在既有農會的調查基礎上建立執行的模式。（二）將在一年一度的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中呈現農村社大議題。（三）深化農村調查。（四）建立農村社大試點工作。（五）推動二至三個

農村社大試點。(六) 培訓農村社大參與者。(七) 鄉村研究網絡資料建立。

2004年3月，全促會結合名間鄉農會舉辦了「聽見田埂上的腳步聲：名間鄉農村調查工作坊」，當時以世新社發所研究生、屏東與美濃團隊、與進步學生為主力，蔡培慧、宋長青、吳怡佩、鍾怡婷、賴梅屏、李玄斌、吳儷樺、簡芳洽、枋汝蓉、劉欣恆等都參與其中，也請了時任嘉義縣政府文化局局長鍾永豐談「農村發展與家戶調查經驗」。此次調查內容有社會與家庭人口結構、農產業概況、村落自然人文地理與空間調查三大塊。

工作插曲

該年年底，楊儒門事件的爆發，老林起了一些作用。正當台北發起聲援楊儒門運動之後，老林除了在課堂上聲淚俱下（例如南藝大政治經濟學），也積極地聯繫學界、二林農會與社區大學的伙伴聲援。他告知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儒賓，有個他的宗親楊儒門出事，我們一群人也殺到楊儒門的家鄉二林聲援他的家屬。當時，我紀錄了當天每一個人發言的內容，其中跟老林發言相關的內容如下：

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常務理事林孝信，首先肯定了二林社大在毫無資源的情況下，由志工組織了農村型社大的典範，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效的組織聲援楊儒門的行動，深感佩服。

林孝信提到，因為美國反恐怖主義，台灣社會就把楊儒門看成恐怖份子。他說，楊儒門設計十七次的白米炸彈，並沒有傷到人，這與恐怖主義不同，楊儒門是放炮要趕走鬼，是政府不重視農業，楊儒門是為台灣社會放炮，告知節日到了。所以楊儒門是現代聖人，政府要向大家說對不起，要感謝楊儒門，不要將他污名化。林孝信強調，現在是是非顛倒的時代，全台灣要感謝楊家，要感謝楊儒門，現在的媒體，讓楊家付出代價，楊儒門是「二林蔗農事件」的延續，二林社大也秉持這種精神，社會要支持楊家。

冷靜思考，老林後來在全促會常務理事會被排擠，好像也不是意外之事，他政治不正確，反帝反資，為了正義勇於一戰，他不是機會主義，認為對的事就應該做，他不是馬基維利者，他是理想主義者。

結語

2005年第六屆WTO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我們把楊儒門議題帶到香港，帶到國際，當時台灣政府代表團私下告知，幸好楊儒門事件有談判的籌碼，否則，台灣農業更慘。

當時我的澳洲的指導教授也來香港抓人，把我找回學校將博士論文寫完。

回到台灣的10年，我所感覺到的老林是孤單的，後來他放棄社區大學，想在高等教育的通識教育盡力，也碰到一些阻礙。近幾年，他感覺台灣右翼的論述興起，重返釣魚台教育之必須，又因此鏗而不捨。

老林走了，如同在生命中許多的同行者（fellow traveller）的煙灰湮滅，我想，老林走過留下來的痕跡不滅，「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馬不停蹄，解放知識

文 | 李易昆

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主任

各位老林的好朋友，我叫李易昆。老林是我在左翼運動道路上的前輩。老林在各個領域的實踐總是出自對於受壓迫階級處境的關懷。我有幸在社大場域中曾與老林密切工作過一段時期，藉由這段回憶我在社大所認識的老林，緬懷並紀念這位我所敬重的前輩同志。

十七年前我剛從工運部門來到社大，開始參與社區大學工作，對於社大如何在社區的基礎上對階級群眾進行組織，也是一直揣在心中的實踐課題。

我在社區大學的場域中與老林相遇，當時社區大學才剛起步，還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投入實踐的參與者們對於社區大學的社會作用與期待，眾說紛紜之際，我清晰地辨識到老林在成人教育工作中所懷抱著的解放意涵。

老林所談的解放知識不是指「讓知識走出象牙塔」的那種簡單

意義。老林期待的解放知識，更徹底指向的是「知識如何成為解放群眾的力量」。知識解放不應該只是讓更多人能玩得起知識分子把玩的小資品味；知識解放應該是讓民眾看見知識在統治階級手中如何成為統治與控制的工具，進而能掌握知識，讓知識成為掃除壓迫、解放自身的武器。從社區大學的參與開始，到後來推動科學普及教育與投入通識教育，我理解這些工作都是老林帶著他深刻的階級意涵在知識解放上的實踐。

老林在社區大學的開創初期，以他的親身實踐作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1999年老林創辦全台第二家社區大學——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並擔任創校主任。

同年在全國只有兩所社區大學的當時，老林就主責推動了第一次的全國研討會。爾後也在老林的推動下，每年舉辦一次全國研討會作為社區大學社群面向社會喊話提出訴求的平台，也成為社區大學圈內的傳統，是每年度的重大盛事。

老林也創辦了《社大開學》雜誌，作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定期刊物，刊載社區大學之間的重要活動與事蹟，充分使用刊物對社會進行宣傳，在社區大學社群內部進行組織與影響的工作。

雖然這些事務的後來發展未必與老林的名字緊密聯繫，但作為社大領域的資深參與者，我清晰感受到當今社大運動中老林曾經投入的貢獻與作用。

有人說老林壯志未酬，但我想，解放的道路可能本來就沒有完成的一天，只能留待我們後人接棒繼續幹下去。我知道老林是無神論者，我沒辦法說希望來世再做同志，但肉體消失的老林仍會存在於走在左翼運動道路上的我們之間。



不曾停下的腳步

— 懷念老林

文 | 張正揚
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老林是林孝信，認識他時大家都這麼稱呼他，雖然我和老林的年紀差了整整一個世代，但剛認識老林時他就要我們這樣稱呼他，像是一個朋友。老林走了，但老林的形象沒走，在我的腦子裡住了下來。最鮮明的形象是底下這一幅。

在十多年前，那時還沒有高鐵，對於南來北往，四處征戰的組織工作者而言，比如老林，火車還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老林開會，有幾個關鍵因素必須掌握，除了會議目的、議程、與會人員之外，還有火車的時間—老林抵達或是離開的車次。有一次和老林等人在台南開會，討論社大全國研討會的籌備工作，由於已近中午，老林於是約了大家在成大附近，長榮路上的一家快餐店討論，在與會者陸續點餐的同時，會議開始了。這個會議本來就是抓了一個午餐前的小空檔開的，時間不能算充裕。但那天非常奇特地，所有人的餐都上了，唯獨老林的遲遲未端上，老林是主席，於是邊看錶邊主持，一會兒轉頭向店家說，『來不急了，我等等

要趕火車，請你將我的排骨飯打包，我帶走車上吃。』然後，轉頭回神繼續主持。不一會兒，店家將排骨飯打包好，遞給老林，老林邊收邊穿上掛在椅背上的夾克，繼續主持……。穿衣、趕車、主持，外加拎著便當，老林在一個時間內，同時進行了上面幾個動作，那種形象，恐怕『風塵僕僕』也不足以形容！他總是要在最有限的時間和資源等條件內，做出最大的工作效益，哪怕是讓自己時刻處在一種緊張的工作節奏中，犧牲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惜！這種姿態貫穿了我所認識的老林，是老林形象的主調。

我與老林結識於旗美社區大學的設立，後來與老林的互動也多在社區大學的範疇之中。多年來，有幾件和老林互動的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其一，旗美社大以「台灣第一所農村型社大」為台灣社會所熟知，在 2000 年底蘊釀籌組之時，台灣的社區大學已超過 20 所，但多集中於都會地區。當時高雄縣政府第一次試辦社區大學，所以委託辦理的是以整個高雄縣為範疇的「高雄縣社區大學」，我們以「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之名爭取辦理，但多年「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工作訓練所培養出的農村視野，讓我們決定要辦一所校本部設置於旗美地區的社大，旗美地區是高雄縣最偏鄉的區域，也是當時台灣的社區大學所在最偏鄉的區域。彼時老林是全促會的常務理事，並兼任全促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已具社大理念和實踐經驗，同時具有左派視野的老林，洞見觀瞻，一眼就看出社區大學過於分布在都會地區，因此倡議應當要有一農村社

大、部落社大，以及勞工社大—以三個具代表性的弱勢做為主體的社大。我們的想法得到老林的支持與鼓勵，等到旗美社大正式成立，老林更大力宣揚「農村型社大」之意義與價值。可以說，旗美社大走向農村型社大之路，和老林的倡議是分不開的。此部分歷史，略見於2015年12月高雄市教育局出版之《高雄市社區大學年報》。老林早年創辦《科學月刊》，對於科學等知識應當普及於社會大眾，而非由專業的科學家獨享，有著信仰一般的虔誠和狂熱，對照後來老林視社區大學為一種學習資源，不應由都會或中產階級所獨享的信念，可以說是早年創辦《科學月刊》精神的延續。在老林的努力之下，勞工社大雖然未能如農村社大開花結果，部落社大卻是在老林的催生下誕生了。

其二，老林在催生農村社大之餘，也不忘透過社區大學和台灣社會進行對話。對話的方式之一，就是舉辦「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以下稱「社大研討會」），這是我 and 老林另外一個互動的重點。「社大研討會」是社大界每年一度的重大聚會，在兩天一夜的會議中，與會者除了來自全國的社大工作者、講師和學員之外，也有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員，關注社大發展的學者專家，最特別的是，老林每年都會邀請許多來自社運和NGO部門的工作者，對社大和社運工作者而言，這是認識彼此的最好機會。透過這些工作者的與會，創造了大量的社運和社大部門的連結，這些連結具體表現在課程、論壇、人員，以及工作視野上。在老林主責的那幾年的「社大研討會」中，個人作為第一所農村社大的工作者，每一年固定受到老林委託，負責組織「農村社大」分組論壇，也

是在這個組織的過程中，農會幹部、農民、農村NGO工作者..等不同身分之人，都參與到「農村社大」分組論壇中來，農村的產業、文化、教育..等議題因此有了更寬廣的探討和關注，豐富了農村社大的發展內涵。特別是在2003年第五屆的「社大研討會」，為了讓「農村社大」的議題，受到更多單位如農委會的重視，會議前，老林要我起草《我們需要更多的農村型社區大學：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並於會議中發表。「聲明稿」可以說是我在旗美社大兩年多的工作積累與心得，「聲明稿」總結了「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具備以下三層目標：（一）滿足農村強大的學習需求。（二）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三）結晶與記錄農村的的生活智慧與傳統文化。這三層目標，在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繼續指導著旗美社大的各種工作。老林在催生第一所農村社大名字的同時，也催生了一所農村社大的內涵。

其三，在老林參與全促會期間，不斷地透過各種機會，推動社區大學參與各種社會議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2003年在台灣產生的SARS風暴，凸顯了公衛教育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時刻，老林當仁不讓地組織了「公衛教育在社大」團隊，開始以各地的社區大學為做為「公衛種籽師資培訓」的平台，培訓出的公衛種籽師資，累積至今已超過三千多人。為了讓公衛實際走入社區推展工作，後來更以「公衛種籽師資培訓」團隊為基礎，成立了「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進行社區公衛深耕。和推動「公衛教育」類似的，還有「客家影像」教育，同樣是利用社區大學的平台，培訓了許多的社區影像工作者。社區大學之於老林，是推展社會

運動的方法，也是目的。

老林在淡出全促會的運作之後，仍然孜孜於科普教育等事業的推廣，以社大做為平台推動科普教育，延續了我和老林的互動。2014年1月，由旗美社大所承辦的「社區大學與高雄發展研討會」，老林特地撥空與會，面對眾家關心社區大學發展的與會者，聲調激越，陳詞剴切，熱情昂揚不減當年。研討會收錄了老林早年的一篇文章《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其中有段話如此寫著，老林的思想在此一覽無遺：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2015年8月我與社大夥伴在台南開會，利用會後空檔，和全促會的謝國清理事長楊志彬秘書長，一起去老林家中探視剛動完肝臟手術的老林，老林說起他的鬼門關之旅，依然清晰而中氣十足。由於過去對老林最強烈的兩個印象是：（1）永遠在行程中（2）年近七旬，慢跑輟。因此趁探病之便，我多年好奇當作問題向老

林提出，「你是如何養成慢跑的習慣的？」老林答，「當年在美國搞保釣被註銷護照，無法加入健保，美國看病貴，只能設法不讓自己生病，就開始鍛鍊身體！

我感覺老林在說完這段話之後，現場沉靜了幾秒鐘，我想在場所有的人都動容了！老林精神矍鑠依舊，閒談間論及社大的發展，老林的目光就又亮了起來，說，「這個問題今天晚上大概談不完，改天我們找時間好好談！」一下子叫人忘記眼前這個意志驚人的老人，剛動完大手術，正在休養中！

早年有一回和老林談及事情的推展，意見相左。我覺得老林太過樂觀，老林則以為我過於保守。我說，「我做事情也不至於保守到要有百分之百的條件成熟才會推動，但總得有七成的把握吧？」老林回說，「不用七成，若是我，只要有五成就可以推動了！」是的，當別人還在七成與否的條件中猶豫拿捏之時，老林早已大旗一揮，輕騎出動了，然後在初時踽踽獨行的過程中，透過人員的組織發展壯大，最終造出時勢和風潮。這也是為何老林僅僅只是一個人，但是在他一生之中，卻成就了如許壯闊的事蹟，社區大學僅僅只是他眾多事蹟之中的一項。保釣運動讓老林成為黑名單，同時也淬鍊出老林頑強堅韌的意志。

老林其人雖已遠離，卻留下豐富的資產：其作為事蹟，已長成一棵葉繁枝茂的大樹，繼續庇蔭後人；其畢生的耕耘，澆灌出一片豐饒的社會土壤，讓後繼者可以這塊土壤上面，繼續耕耘；老林以其精神形象，深深地刻印在眾人的腦海之中，繼續鼓舞大家！





第二篇章

社大與知識解放

懷念老林

— 我學生時代心中的英雄

文 | 蔡傳暉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創校主任、華梵大學教務長

在那解嚴前的年代，從黨外雜誌中知道了許多名列黑名單不得返鄉的英雄人物，人稱老林的林孝信老師，就是當年埋藏我心一個神祕的傳奇，是我輩學生時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1995年春末，第一次見到老林，在中央大學舉辦的全國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上，會場旁老林擺了一個書攤，展售他從美國帶回來的西文書，一些通識教育的經典論著，非常珍貴。藉著買書之故，我終於可以跟心目中的英雄攀談、請益。

1998年初夏，第二次見到老林，在台大附近的一家餐廳，那時我正和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夥伴們，開會商討開辦文山社區大學的工作事項。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邀請老林加入社大的推動行列。那年從5月4日「五四新宣言 - 人民要有自己的大學」記者會、7月20日「社區大學開鑿生根」記者會到9月28日文山社區大學正式開學，緊湊的時程，忙碌地開著永無止盡的工作會議。我忝

為文山社區大學的主要籌備者之一，並主持校務，對於老林的加入，充滿了期待。

老林在文山社區大學成立一個月後，1998年10月正式加入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同時肩負起籌備第二所社區大學 - 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的責任。

文山社區大學第一年即成立了教學研究會，依據課程領域及學程類別，設置「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活藝能」、「社團活動」及各學程等教學研究小組，負責課程規畫、師資遴選、教學方法提昇等工作。自然科學領域即由老林擔任召集人。

1999年12月，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成立，老林負責出版「社區大學全國通訊」。三年後，2002年12月，老林創辦了「社大開學」月刊，由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發行。我因負責文山社區大學校務之故，老林便找我擔任常務編輯，因此常常要跟老林開編輯會議；老林後來創辦了「通識在線雜誌」，七年半後，由我接手編務。與老林的學識、格局相較，承擔這些工作，我常覺得力有未逮，辜負了老林創辦的苦心。

「通識在線雜誌」是老林繼創辦「社大開學」之後的另一份刊物，由通識教育學會發行。兩份雜誌的風格其實很像，只是社大開學是走社運路線，通識在線是學院派。社大開學有各式各樣的

專欄，與社會運動結合頗深，包括：原住民新聞、媒體識讀、社運窗口、農村專欄……。老林透過社大開學雜誌串聯全國各社區大學，結合各地的社會團體，紮實地進行組織的經營工作。

對一般人而言，辦一份機關刊物，實在稱不上甚麼大事業，可是老林卻都法把它視為是最核心、關鍵的任務。雖然是一份機關刊物，卻不能只是一個機關的宣傳品，也不應僅止於理念的宣傳推廣，而必須透過刊物來啟蒙思想、串連組織，以形成更大的影響力量。老林辦刊物的高度、視野與活力，是其他參與者所無法企及，對於刊物的定位與資源投入，自然會有一些相左的意見。

每年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都會舉辦全國研討會，老林負責籌備工作。除了議程的安排外，還要「趁機」發表「全國社大主任聯合聲明」，老林總要我負責聲明的起草工作。老林是個組織工作者，許多人都覺得跟他做事很累、很辛苦，往往勞師動眾、大費周章。其實老林無時無刻不在做組織經營、串聯的工作，藉由發表全國社大主任聯合聲明的事件，把全國主任都找來，或者到各分區去辦說明會。對我而言，邀集各社大主任開會討論，真是個苦差事。

通識在線雜誌有「學府介紹」專欄，介紹各大學的通識教育，老林藉此到每一所大學，推廣通識教育的理念。另外還有「深度對話」專欄，為了專欄的四篇短文，老林堅持每期都要擇定一所大學舉辦座談，先交流對話，再寫文章。為了深化理念探討，老

林還組織了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迄今持續不輟。

老林南北奔波，熱情於組織的串連與經營，不受現實環境的侷限，這樣的風格，旁人很難跟上，不免讓自己陷入終將淡出而離去的困境。

跟老林一起作事，大概都不會輕鬆，老林往往站在超越現實的高度上，決定事情的處理方針，而你我大多數人，往往只會在現實的基礎上量力而為。曾有社區大學的夥伴為了要不要應老林之邀，南下跟他一起工作，而找我長談。我說：跟隨一個不平凡的人工作，是人生難得的機緣，只是你必須看淡實際工作中所會有的衝突。

老林是我輩年輕時候的英雄偶像，無形中影響了許多人，也為這時代留下堅持理想與熱情奉獻的典範。

2011年12月22日，老林來到我所任教的華梵大學，出席釣魚台資料巡迴展開幕儀式。當保釣運動早已被台灣社會遺忘時，老林仍然不改其志，風塵僕僕在各地舉辦巡迴展，奔走在這孤獨的道路上。當天我把十六年前他在中央大學擺攤的通識教育書籍，全部從圖書館借了出來，展示在開幕式的書台上，聊表對他的敬意。

老林病後，我們都會接到他的「病況報告」。去年十月通識教

育經典讀書會舉辦十週年研討會，他也前來參加，雖然已有病容，卻仍然維持著一貫的活力，熱情發言。不料兩個月後，病情轉劇，我跟通識教育學會及通識在線雜誌社的朋友南下成大醫院，看望老林最後一面，那時老林已無法言語，只能透過眼神交談。我向他報告通識在線雜誌的近況，三年來我一直不敢問老林，對於我接手後的雜誌是否滿意？在病榻前，我終究還是沒有勇氣問。

永不放棄的老林，標示著一種無人能及的執著精神，我有幸追隨老林參與社區大學運動、推廣通識教育，是人生中值得紀念的一頁。



那一年，我們在青草湖

文 | 賴麗榕

第一代青草湖社大工作人員

(並參與林老師的「科月 40」活動及部分「保釣 40」的文宣製作)

找尋最初的記憶

因自己太晚得知關於林老師紀念文集的徵稿訊息，這兩天很努力地翻找以前在青草湖社大留下的資料，但在原以為找得到的地方都沒找著，愈找愈急，於是在心中默默跟林老師說，請老師保佑我找到…。終於，今天早上看到我最想找到的文宣——一本以現在眼光看是非常簡陋的 20 頁小冊子《社區大學的故事》。這是籌辦初期，林老師要我將現有的關於社大的剪報資料，加上黃武雄老師的「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及林老師的「讓我們來共同耕耘社區大學——給關心教育人士的公開信」組合而成，用簡單影印裝訂的第一份文宣。其他資料則由於照片 / 底片、正本資料都留在青草湖社大，加上那時候（1998-2000 年）的電子檔也沒現在發達，所以手邊所存資料很有限。

不陌生的初識

1998 年冬，台南藝術學院音像所畢業的大學同學跟我提到，她的老師在新竹籌辦社區大學，有沒有興趣？簡要聽她說明後，我單純的想：可以讓更多民眾有學習的機會是件好事！於是，認識了林孝信老師。

跟老師第一次碰面是約在台北往新竹的巴士站，很奇怪的沒有陌生感，老師一路滔滔不絕跟我說明關於社區大學及其意義…。一般而言，我冒險性只能算是中等，不知為何，竟一口答應投入連薪水來源都不清楚的社大創立工作。那年年底吧，提著兩個簡單的行李，就到完全陌生的新竹去了一連住的地方都還不知道。或許是林老師強烈的熱忱所感染，我竟然一點都不擔心，而接下來緊湊忙碌的日子也沒時間找住處，就在另一位初識的工作夥伴的租屋處打了三個月的地舖。

讓思緒回到 1999 年

剛開始，林老師除了帶著我跑市府外，還特地帶我到當時的「中時晚報」社，請資深媒體人陳騰芳先生教我寫新聞稿（之後還幫我修改、指導多次）。然後就過著發新聞稿、接電話、跟民眾解釋什麼是社區大學，還有開會的日子…。而林老師，總是匆匆來去——台南、新竹、台北等各地。記得有一次，老師照例又在火車上休息，結果包包被偷了，很多資料都不見了，但老師也只是

輕描淡寫跟我們講這件事。

當「青草湖社區大學」在多方奔走下，終於落腳在「育賢國中」，但市府卻還沒有通過這個案子，於是我們工作人員不得不起討論一個重要議題：「我們可以多久沒領薪水還活得下去？」現在想想，當時的夥伴真的都很有心且單純，幾乎每一位都是還要付房租的外地人，但我們的共識是「三個月」，我們可以三個月沒薪水。可能也是這樣單純的心，當時的工作夥伴到現在都還是好朋友。

那時我們幾乎天天都固定在學校附近兩家麵攤吃晚餐，當然林老師在時也和我們一樣吃陽春麵。記得有一次，負責社團課程召集的阿偉老師（舒詩偉）從北埔來開會，林老師邀他一起吃晚餐，阿偉說出去吃太麻煩了，他自備兩個波蘿麵包當晚餐。老師跟他說，我們也不過是去吃個麵而已…。但多年後，我問阿偉老師，他說已不記得這件事了。

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另外，印象深刻的是林老師帶著我們與「時報文教基金會」（現之「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合辦的「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落實高教於地方—迎接社區大學的新時代」。當時有人認為「青草湖社大」的腳步還沒站穩，沒能力辦這麼大型的研討會；但是林老師可不這麼認為，他覺得要讓全國都一起來關注社區大學議

題。活動前一天，我們全部的人都在布置會場，林老師帶著當時「時報文教基金會」的余範英董事長來到現場，余女士親切的要與我們握手，但我怯怯地說：可是我現在手很髒（在排椅子）。她說沒關係，髒了可以洗啊～，堅持跟我們每一個人握手，林老師則露出他陽光的笑容，他總是給我們很大空間決定怎麼做。（1月10日，在林老師的告別式上，再次見到余董事長，我過去跟她打招呼，她說她記得，我想她必然記得跟林老師這場算是排除萬難的合作。）

關於站在全國的角度這一點，林老師也期望、要求我們，除了要做好青草湖社大外，將社區大學推到全國也是我們的使命！記得那時我為了整理大約十萬字的研討會紀錄，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當然中間還是得處理手邊工作），這當時也有部分人士有些不同意見。

平易近人的偉人

其實在那個時候，林老師對我而言只是林老師，從不知他是何等人物。老師的頭銜很喜歡寫「科學月刊創辦人」，無知的我，並未覺得有何特別。直到後來參與「科月40」活動，從許多史料中才知道，那個沒網路、沒傳真、電話費昂貴且民智未開的年代，一個窮留學生要創辦一份科學刊物是多麼不簡單的大事！

跟林老師的緣分也很特別。在我離開社大數年後，有一次從員

林搭火車北上，在車廂上竟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站起來一看，是林老師在跟幾位年輕人介紹社區大學，老師跟我要了名片。

往後的日子，老師要是有需要設計的文宣，就會想到我。在「科月40」的活動上，老師跟其他人介紹我是他的「老朋友」，我心中一驚：有這麼老嗎？但回頭想想，超過十年當然可以算是「老」朋友了吧！只是，我還不大能接受林老師已經不在了這件事，去年4月一起吃飯時老師還好好的，怎才過十幾天就說病倒了？是吧！老師真的太累了，是該歇息了。但誠如《社區大學的故事》末頁寫著：這不是故事的結束，而是一個開始…社區大學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是主角，有您的參與，故事將更精采…。這才是林老師的精神！



回觀來時路，一扇扇明亮的窗

文 | 林朝成

台南市社區大學校長

社大是不是一所學校？台南社大如何自我定位，確立辦學的宗旨？2000年倡議地方政府興辦社區大學時，林孝信（老林）和我曾有過深入的對談。基本上，我們都認同黃武雄對當前社會問題的分析，解嚴之後社會重建是個有待實現的重要課題。社區大學以「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理想，可作為社會轉型的解方，也是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盤。孝信當時已有非常深厚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知識傳播的素養，他認為社大的知識解放，是把知識的權力回歸大眾，讓知識為我所用，為社會所用，知識美好的滋味成為人們的養分和共享資源。在知識社會中，不因知識的落差得不到平等的發展機會，成為社會的弱勢者，失聲在社會權力之中。社大所催生的公民社會，乃培力基層民眾，組織結社，一同關心社會議題，一起尋找解決的方法，促使制度和價值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反抗對美好生活的剝奪，也保衛社會足以抗衡專制和資本主義的毒害。在孝信的關切中，社大藍圖正是他從近身處所看到的遠方之光，值得邁力向前。

當時我對孝信分析台南的社會文化情境，認為從台南的主體、地方的再現、地方的對話切入，視地方學為有用的知識實踐，將是社區大學介入社造運動後的實踐轉向。地方學要把在地知識扎根於地方脈絡，活用地方知識以回應在地的行動與生活。地方學的教與學，其對話不只是知識的交流，也是故事的敘述與社會性的關係活動，更可以是集體共學的創發，其教學不執著於條條框框的成規，可以走進歷史田野、社會田野、地方現場、環境現場，描述、探索地方鮮活的在地性與整體脈絡的關聯。由此對談，孝信贊同地方學不是一種靜態的知識，更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在社區意識、社區運動、公民社會中茁壯的知識，聯繫起在地的對話與社會實踐。往後，孝信在各縣市催生設置社區大學，也不忘提及地方學在各縣市社大可扮演的功能和實踐的角色。

在林孝信、何宗勳和本人催生下，召開兩次「為什麼要辦理台南社大」公聽會，終因催生公民社會和台南學的定位，打動了張燦鑒市長，應允成立台南社區大學。然對於興辦社區大學的經費補助僅略高於台北縣，全國次低，孝信深以為憂，恐在各縣市造成低標效應。在孝信的論述中，社區大學是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機構，是另類的成人高等教育，知識的生成轉化和創新仍是社大的教育核心，而公民社會更是社大的知識實踐，視社區大學為高等教育機構有著策略性的高度。在他的估算下，地方政府對每所社區大最低的補助經費應在壹仟萬元以上，才有資源維繫社大的正常運作。資源的取得、社大的定位、社會的認同和辦學績效是一貫相連的，政府在財政上吝於支持，可見對社大仍缺乏想像和

理解。日後，在台南舉辦的第六屆社區大學全國會議，主題為「創造成人高等教育的新契機」，正是釐清社大定位，前瞻 21 世紀高教思潮的社大藍圖。

台南社大如何自我定位？在實踐的經驗中，我們逐步確立了「一所公民學校」的目標。學習具有公共性，在學習所成就的社群關係中，課程服務於社群發展，在人對美好生活的籌劃中，人的天性也在公共事物的參與中發展自我的能力和美德。學習的公共性顛覆了傳統的佔有性的成長，認識世界的同時，我們也認識了自己。分享才是最內在的擁有，公共的行動是人類最深沈的對話。這種洞見是社大的教育工作人員和老師、學員共同分享、回饋得來的。學習歷程是關係性的、社會性的，同時也是身心投入的，所以本質上具有強烈的情感元素和意義性。真實有效的教與學，常發生在教室的窗內和窗外，計畫性學習和同儕學習的交錯，對話的引領和觀點的形成、自得與分享的共創、以及支持性的氛圍和行動中。公民學校培育文化的公民、環境的公民、社區的公民、知識的公民和行動的公民。每個公民都是那明亮的窗，洞見他者，關照自己，交涉迴互，進入真實。

二年前當台南社大以一所公民學校自許時，看著教師、學員、教育工作人員所啟動的覺察和關係的轉化，就像是一張張邀請學習的邀請卡，飽含著濃情和幸福的學習氛圍，原來公民學校也可以是愉悅的，也可以是自省的觀照，透過明亮的窗，流動於窗內窗外。

曾將「一所公民學校」的定位和孝信分享，他頗多讚許，未及深論。如今，人已安然遠遊，只能遙想睿智的他對社大的祝福。



放眼天下心存故國

－林孝信老師的成人高等教育主張

文 | 何青蓉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

認識林孝信老師大約在 2000 年左右，那時林老師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後來並擔任南部辦公室主任。林老師積極在全台推動社區大學運動，然而他的願景絕不止於辦理社區非正規成人教育。他將社區大學定位為「成人高等教育」機構，期望從社區大學出發，設置終身學習型的另類大學，從而影響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記得 2003 年第五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之前，4 月 13 日林老師苦心地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 座談會，找了當時景文技術學院朱雲鵬校長、林德福立法委員和我擔任與談人，由當時全促會的理事長顧忠華教授擔任主持人。那場座談會以「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成人高等教育：21 世紀高等教育的變遷與展望」為題。座談會的引言：「二十一世紀全球高等教育趨勢」即是由林老師擔任。

在引言中，林老師開宗明義指出，1998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在巴黎召開的一場高等教育世界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的結論宣言呼籲各國政府要把高等教育延伸為「終身學習」。亦即，高等教育不應只限制在大學（包括研究所），而應有系統地建立終身學習體系。林老師認為：

依據這一呼籲，高等教育體系需要徹底重組，我們必須揚棄學校教育 vs. 社會教育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分法，認識到既有的體制內大學不過是高等教育的一部份。政府應當重新規劃高等教育體系，在既有的大學（她們只提供二十多歲青年人的受教機會）之外，應設終身學習型的另類大學。為此，政府宜對高等教育的相關法令以及教育預算的分配上，進行深刻的檢討以及大幅度的修改。

林老師上述的主張係觀察到，從 1980 年代末期以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下，自由化、國際化與私有化襲捲全球各個角落。全球社會面臨空前的社會變動，知識快速增加，人們不能假設大學四年學到的知識已夠一生的需要。在這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knowledge-based society）中，一個人如果未受到高等教育，未能有機會經常吸收新知識，必然得不到平等的發展機會，而成為社會的弱勢者。

一個社會如不能普遍地提供這種終身學習型的高等教育，不僅其整體的國民素質低落，而且將造成不合理且不必要的社會階層化；社會階級的流動也將停滯甚或僵化，造成嚴重的內部矛盾。

回顧林老師上述座談會的引言，深刻地感受到，作為一代知識分子，林老師「放眼天下，心存故國」的格局。他的成人高等教育主張，反映出寬廣的視野與縝密的思考，涉及的不僅是高等教育改造的議題，更是從根本凸顯台灣在全球中社會發展的課題。

那些年與林老師在社區大學運動中的互動，個人做為成人教育學界的一員，格外感受到林老師對我的期許。他屢屢邀約我在《社區大學全國通訊》及《社大開學》雜誌中撰寫文章，介紹先進的成人與終身教育理念與實務。此外，為深化社區大學的教與學更於2000年9月邀請中正大學的蔡秀美教授和我等人成立社大師資小組，這些都是輔佐社區大學運動的紮根工作。林老師以他宏觀性和前瞻性眼光，一路披荊斬棘，為社大運動開疆闢土，此刻僅僅回顧這一小部分林老師的願行，就足以惕勵後學者加緊腳步，為台灣成人高等教育的發展繼續努力！



榮耀之承與謝

— 與孝信老師互動之二三事

文 | 張金玉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主任

觸發參與社會行動的現場，相信每一位都會有一個關鍵的引動點，這個引動點成為這條不歸路上能夠持續的信念所在。2000年初始，高雄市第一所社區大學啟動，高市社區大學促進會團隊在一次的理監事會中討論著形成這種觸發性的關鍵，以及社會理想性格的傳承，記得我們討論了很多可能的途徑，其中何青蓉老師的想法令我印象深刻，她提到在繼往開來的年代，需要的是生命典範，從他者的生命夙昔，鼓舞後繼者努力前行。會後私下問她如果我們可以邀請一位這樣的典範人物，她的推薦如何，她不假思索提出林孝信老師，認為他從科學教育、保釣到社區大學運動，一貫初衷，熱情感染人群，應該是合適人選，就是在那一次的對話，讓我第一次真正認識大家眼裡的孝信老師，原來在第二屆社區大學研討會中（當時為高市社大促進會承辦）穿梭的身影就是這樣一號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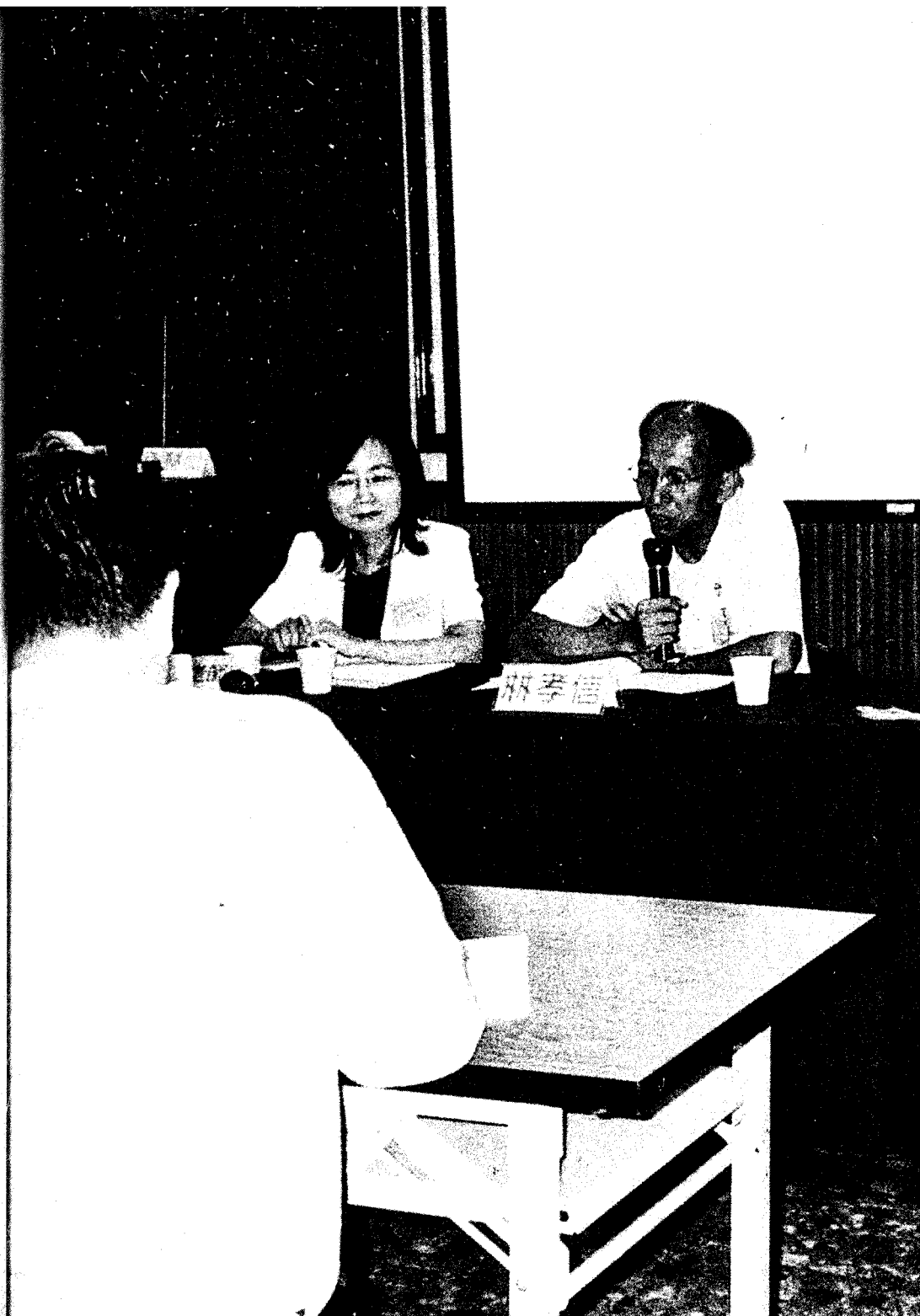
接著，因緣擔任促進會第二屆理事長，有一天接到孝信老師電話，說是要見面聊聊，當時心想會是有甚麼樣的業務要談。我們約在成大對面的一處民宅改建的小餐廳，一坐下來，孝信老師就滔滔不絕談起社區大學的發展處境，那時社區大學運動意氣風發正起步，但孝信老師談的卻是社大的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公共性等諸多面向的憂心，說是憂心，倒不如說是他為社大運動能理想的需求預見。社會影響與社大發展關聯性的熱切理念，在他的言談中所流洩出來真誠撼動著我，也引發了我從藝術教育的角度來切入社大課程之公共性的必要性，那一天我們相互的交會，也埋下了日後個人在社大藝術教育實踐的因子。孝信老師在我眼中從忙忙碌碌的一個老頭，出現了另一層的深刻的認識，原來在他生命中裝載著無比巨大的熱情洪流，企圖全面性的滲入生命的各種可能，這樣大的能量，但卻又是那麼平易與親和。

不多久後，參與了孝信老師組織的一個社大教師專業發展讀書會，這個讀書會有中正與高師大幾位成教界老師、社大辦學者，還有數位博碩士生，我們每月一次固定在中部與高雄聚會。當時讀的書是與批判教育學有關，弗雷勒 (Paulo Freire) 是我們研讀的焦點，大家輪流的在讀書與理解上對話，並在對話中澄清民眾教育的理論與社大實務現場的經驗。對於初入社大民眾教育領域的我來說很有幫助，了解民眾教育對於解放學習者主體經驗重要，同時也更清楚孝信老師所談建立社大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當時這個讀書會在每年的社大研討會中，都有一場分組論壇的經驗發表，雖然基於論壇的發散性，無法形成聚焦與延續性的發展討

論，但是對於社大民眾教育的理論形成需求，隱然鋪陳了批判教育學作為脈絡可形成性的軌跡。這個讀書會後來因為計畫結束，以及孝信老師離開全促會而停下來，有點可惜，如果可以持續，目前社區大學運動所舉起的民眾教育旗幟，必然有鮮明理論可藉之飄揚。

我所認識的孝信老師，除了前述對社會理想的熱切與行動能量外，也見識到他探究日常繁瑣問題的耐心。在任高市社大促進會理事長任內，曾經處理一件極為繁瑣的小事，那是我上任前兩年因舉辦研討會所留下來的帳務問題，這個帳是研討會後餘款的清算，超過兩年的帳，我們一筆一筆逐項檢視，過程非常繁瑣。但是過程中，我看孝信老師很有耐心逐筆檢視與比對，最後我們花了一、兩個月時間，終於弄清楚。相較他理想性格的行動視野與寬大的生命能量，他所呈現出來的在小事上清楚，也提醒著我在公共領域中必要的清楚素養。

在孝信老師的生命上，我所認識的不多，但是在不多的認識裡面，卻已足夠撼動著我繼續在社大運動這條路上堅持走著，這裡面的堅持，除了部分是個人自身的信念支撐，能遇上孝信老師這樣的前輩夥伴絕對是重要的，因為就是這樣一號人物，以他的生命行動鼓舞著，有著學術高度，但不築高學術圍牆，因著他的身體力行，讓我理解到在這條理想實踐的路上，大家是不孤獨的。



選擇在關鍵戰場上作戰的戰士

文 | 曾也慎

曾負責全促會（客家）影像專案計畫

林孝信老師之所以與紀錄片結緣，是因為在台南藝術大學兼任一門叫做「政治經濟學」的課程，這一門課在南藝大的音像紀錄所與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現動畫所美學組）是很有名的……難過，對於只想著影像美學以及創作實踐的藝術大學學生而言，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合在一起稱作政治經濟都像天方夜譚，陌生、害怕以至於排斥常常在學生之間蠢動。然而，孝信老師堅定地也毫無妥協地將政治經濟學的脈絡，丟進了我們創作的動脈之中，成為我們思考的一部分。而這些養分，也就奠基了後來的影像教育在社大的人力基礎。

所謂的影像教育在社大，算起來應該從 2003 年的「我們的手牽手 - 社區大學紀錄片巡迴放映」開始，這也是孝信老師主導的影像教育內涵中的第一部份，而日後，這個活動有幾個變形，先是轉型成比較類似共學團體的「社區大學影像讀書會」，然後又更改成規模與野心更大的「社區大學影像自主影展」。而不管名稱怎麼變化，這個活動的基本精神就是一找回媒體的主導權——透過

自己挑選自己需要的影片進行認識、對話、辯論以至於分析媒體，在一般大學來說，這其實也就是通識課常見的媒體識讀課程，只是在社大，我們更期望的是看見社大學員（或社區民眾）拿紀錄片做些「什麼」！（Do Something）以地方需求為核心，以媒體為能量去擴大影響力。對社大而言，內部學習與理解影像；外部藉紀錄片主導與發展議題，是影像教育在社大的第一個內涵。

影像教育在社大的第二個內涵十分好懂，就是素人學習影像，也就後來常講的「媒體近用」的觀念。而這個部分得以展開，大概是從 2005 年開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開始承辦客委會的「客家影像人才培育計畫」，這也是影像教育在社大規模最大的活動，每個年度在全台八所社區大學進行培訓，每年培訓約兩百名學員。孝信老師擔任這個計畫的主持人，堅定地在計畫中融入了南藝大音像所井迎瑞教授的「去作者論」觀念，從師資培訓開始，強化了這個計畫的團隊的理想性，為未來風起雲湧的「微電影」風潮打下了重要的灘頭堡……

然而，筆者在這裡必須先打個岔，提出一個大膽的質疑：「為了影像教育賣力奔走的孝信老師真的熱愛、關心甚至喜歡紀錄片嗎？」筆者作為孝信老師的學生與計畫專員，經常有機會與孝信一同坐車、吃飯，有機會，我也會常常與老師談到一些紀錄片影展或一些特別的影片，在我的印象中，孝信老師似乎對於紀錄片沒有什麼討論的興致，除非涉及到專長的政治經濟問題，他才會眼睛一亮，回過神來與我對答如流，那麼，到底是什麼吸引著他，

每週花費自己的時間精力，義務地帶領「影像教育小組會議」，跟一群紀錄片癩討論紀錄片呢？

在我擔任影像教育小組行政專員的時期，一直沒有得到直接的解答，隨後的幾年，我在大學、科技大學與社區大學等不同的場域，持續進行影像教學。在我的觀察之中這幾年來，影像創作的機會提高了很多，學生的手機隨便都是 FULL HD 高畫質的當代社會，面對的最大的挑戰不是資訊爆炸競爭，拍得好卻沒人看，竟然是「內容性危機」。學生創作內容常見刻板印象的再現、去在地性甚至毫無人味，只求單一化的「美感」；觀影喜好更是毫無多元性，感動元素是不變的指標……

去年年初（2015），因為在遠東科技大學的課程獲得教育部補助，有機會邀請外界賢達入校演講，我大膽地請孝信老師來校暢談「媒體批判」，一如我的想像，老師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暢談媒體，他在台上慷慨激昂，我倒是捏了一把冷汗，坐在我後面的餐飲系的同學倒了一整排。演講到了最後，孝信老師突然感慨了起來，倒不是因為學生聽講不專，而是闡述因為主流媒體的便宜行事與怠惰，而民眾又欠缺思辨能力的情況下，國家的未來使他十分憂心。後來，下課他告訴我：要加油！影像教育一定要繼續下去。

同年 12 月，孝信老師走了，臨走的前幾天我們幾個影像教育小組的成員前往病房，孝信老師已無法言語，意識仍清醒的他，仍

以誠摯的眼神，要我們繼續努力，在影像教育的戰場上繼續與資本化的、毫無批判性的主流媒體對抗。那一刻我才真正了解，孝信老師或許不是紀錄片的熱愛者，然而，在他的人生中，總是在尋找對國家進步的關鍵戰場，只要他能力所及，他就義無反顧，套一句電影裡頭常講的台詞：「戰士不會選擇戰場，哪裡需要他，他就在哪！」





紀念紀念老林參與「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運動

文 | 陳奕暉
《衛促會》秘書長

本文為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著的《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紀念文集》的〈紀念林孝信顧問－老林參與「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文章的修改版。

林孝信顧問（因大家都叫他老林，以下便以老林稱之）走了，但似乎又沒有離開。我記得一兩年前才問過他最想做的事情，他提到科學仍是他的最愛、最想做的事情之一，他一直對科學懷抱著強烈的熱忱、濃厚的興趣，並致力於臺灣社會科學素養提升的工作。然而，我們看到他一生投入工作的寫照，更是將社會改造與科學普及兩者緊密的結合。因為老林投入科學普及帶著社會改造理念，投入社會改造秉持科學精神，我們從他身上認識到的，科學知識的學習、發展與應用，不僅是單純的個人興趣和認識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用來造福人群、改造社會，而且改造社會也需要以科學的精神、以科學為基礎來進行。

從保釣到反資本主義與公衛體系廢功

1971年1月29日是海外保釣運動第一次的示威遊行，老林是這個運動的發起人，彼時他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這也是他將科學知識的學習連結到社會改造運動的開始。一開始，他跟許多海外留學生發起的這個保衛釣魚台運動是屬於愛國運動，照理說應該受到臺灣政府的支持，但相反地，由於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發展，這個愛國運動反而受到臺灣政府的打壓，老林也因此被列為黑名單。當時，參與這個運動的海外留學生因為這些挫折與疑惑，便自力學習，才逐漸認識到，戰後美日因為一己私利便私相授受將釣魚台託管於日本，而非歸還我國，美國政府並不如教科書中寫的會主持正義，而是為了自己利益罔顧正義的資本主義國家，是釣魚台問題的幕後黑手。在這樣的情境下，老林及許多海外留學生們心中是充滿氣憤、疑問，不過，他及許多保釣戰將雖十分氣憤，不是盲目的去跟人爭一口氣，他們是秉持科學精神、詳盡地蒐集、閱讀釣魚台的歷史與地理資料來佐證。老林及一些保釣戰將們更對臺灣及美國政府有這樣的反應做進一步的探究，閱讀大量的中國近代史、世界政治經濟的資料。老林的生命因為有這樣的遭遇，再加上他對科學求真、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有機會跳脫當時臺灣教育對歷史的詮釋，重新認識了臺灣及世界政治經濟的局勢。老林雖被列為黑名單無法回國，但他仍持續關心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臺灣許多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保持聯繫、互動，乃使得保釣運動有一部分的力量從愛國運動轉向關心臺灣社會的左翼運動，老林本人更是在可以回到朝思暮想的家

鄉土地上後，全心全力、義無反顧的投入了許多社會改造運動的一線工作當中，數十年如一日。

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也正開始席捲世界各國，由歐美國家開始吹往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義旋風，加速了政府往資產階級的利益傾斜。這股旋風強調應減少或去除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管制，認為政府的功能愈小愈好，並鼓勵私人資本參與原本政府需要負責的公共投資和建設。此舉加速了世界各地原本由國家主導的、具公共性質的教育、公共衛生與醫療、以及土地和勞動力的私有化、商品化。

在這股新自由主義旋風的侵襲下，臺灣在1950、60年代原本由國家資本主導的相關公共或基礎建設，逐漸轉為由私人資本主導。二、三十年來，資本侵蝕、擠壓臺灣的公衛體系，使其預防性與公共性逐漸衰退、廢功，最明顯的就是造成了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市場化、醫事人力勞動條件及醫病關係的惡化，以及醫療商品化及醫療保健支出的飆升、健康不平等更為嚴重等問題。

「公衛教育在社大」到衛促會與改變資本主義社會

解嚴之後過了好幾年，老林才正式從黑名單中被剔除，得以回到他日思夜念的臺灣。回到臺灣之後，他理解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是無法改變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所以他參與社區大學的籌辦、耕耘成人教育，要從體制外「由下而上」的改變這個資本

主義社會。2003年SARS疫情造成台灣政治、經濟與健康等各層面的鉅大損失，再次突顯出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為了重建理想的公衛體系，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創所所長美霞與時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的老林，這兩位親密戰友及一群有理想、熱情及使命感的有志之士集結起來，以「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為目標，共同推動〈公衛教育在社大〉的行動，透過每年培訓種籽師資，論述資本主義對公衛體系、人民健康的影響、傳達科學的健康知識，進而到社區大學或社區進行由下而上的草根批判教育行動。

如同美霞在《社大開學》¹第九期這篇「公衛教育在社大：公衛改革者與社區大學天然而巧妙的結合」文章提到的：這是一個天然巧妙的結合。天然，乃因這兩群公共知識份子有著堅實共同的基礎：他們均長年在臺灣無私的為這個社會的提升盡心盡力；巧妙，乃因一邊正苦思如何將他們的公衛知識、理念及理想解放給社會大眾，如何推動以民眾為主體的公衛體系改革與重建，另一邊已搭好「解放公衛知識，改造社會的平台」！

這個行動在許多種籽師資推動與催生之下，2008年正式成立為社團法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簡稱衛促會。衛促會是一個想透過公衛體系廢功的問題將資本主義的矛盾揭露出來的社會改革

¹ 這也是老林創辦的具理想性的刊物，用以連結全國社區大學的理念與分享經驗，可惜2002年創刊，2005年卻因故被停刊。

團體，也認為唯有將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矛盾與普遍民眾的經驗結合起來，與民眾共同認識和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不義，才有可能由下而上地凝聚起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

衛促會之所以會有政治經濟學分析的視野，主要來自於老林及美霞大半輩子的耕耘的累積，特別是老林相當擅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教育的真知灼見，是來自於他全身投入改革事業的實踐經驗累積。

民主化後的臺灣，雖然增加不少參與公眾事務的管道，但要從形式上的民主渡過到實質上的民主，若沒有全民科學素養的提升來搭配，臺灣的民主便很難被深化。公共衛生教育自然也是深化

民主的重要一環。老林在我們第一次辦理的 2003 年秋種籽師資培訓手冊的序言便寫到：我們希望公衛體制的改革或重建用由下而上的方式，不僅可以避免副作用或「好心辦壞事」，也才符合民主的原則。「由下而上」比較費力，首先必須進行民眾教育，否則易產生另一種災難：「民粹政治」。

這個過程確實比較耗時、費力，需要長久的耕耘。因為老林提及的民眾教育並非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工作，而是將知識從學院中解放出來跟社會改造連結。「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是我們推動「公衛教育在社大」呼出的重要口號。期待著種籽師資與民眾透過「對話」，彼此對知識的內容與內涵有更寬廣的認識，並一起找出各自及共同面臨到的種種矛盾問題；在這個情境



臺灣公共衛生的歷史

資料處理：士林社大公衛講師群



台灣公共

防疫篇



下，因為彼此互為受教者，專業人員與民眾的關係也有改變的空間，朝向更平等的方式發展，讓彼此從受壓迫的處境中解放出來，這樣社會才有可能真正的改變。衛促會依此理想實踐了近 13 年，仍還在學習、摸索，因為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使得人們對政治抱持著距離感，習慣菁英政治、個人英雄主義，對歷史的認識更是片面、片段，民主較難深化。衛促會年輕工作者投入實踐多年，多半是自我改造居多，學習如何從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建立自己的主體、宣傳理念。不過，正是因為當初有老林、美霞和許多熱情的知識份子登高一呼，建立起這樣的平台，使得日後投入的人們，有機會持續在這裡進行社會改造及自我改造。

未竟的團隊建設與萬里長征

老林在 2004 年春種籽師資培訓手冊的序言寫到：「改革的事業從來不會一帆風順的。目前的困難常常是激發我們更多的創意、更寬廣的視野，與更有克服各種未來挑戰能力的契機。」老林終其一生都投入改革事業，我想這是他對許多改革運動的觀察，也是他實踐經驗的重要總結。

改革社會不是一群人一直在推動改變社會的事情就叫做改革社會。如前面所提，是需要大量的教育工作，教育更需要組織工作來密切配合，能推動出好的組織工作就需要進行「團隊建設」。老林當初除協助推出「公衛教育在社大」這樣具理想性的行動外，在美霞知人善任的邀請下，也投入協助衛促會的團隊建設，將其



畢生的實踐及組織經驗貢獻在其中，如協助籌備衛促會的「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反思營」等團隊建設的工作。讀書會得以豐富團隊成員的政經視野和教育理念；領導人才培訓學習的知人善任、善於學習、善於溝通、全局觀點等領導、組織的重要才能，得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在實踐中，教育、組織與領導的角色、彼此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反思衛促會現在的發展是處於什麼樣的階段、位置。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的理論學習都要能連結到我們的實踐經驗，進行梳理、反思，才有可能讓團隊成長。以實踐經驗為素材，來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反思是團隊建設的重要一環。我還記得領導人才培訓及反思營的學習，讓人有很深的感受是：人在改造社會的時候，不能一味地只透過自身的想法來改

造，除了堅持理念、原則外，需要能靈活、彈性的跟既有社會的媒介連結來進行改造工作，更需要透過實踐來進行自我檢視，所以人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是在進行自我改造。老林之於衛促會，有了這樣十分珍貴的傳承。

但可惜的是，老林參與衛促會這些「團隊建設」的工作，主要還是美霞及年輕工作者拉著他在參與、投入，因為老林畢生的精力幾乎都花在社區大學、通識教育、科學普及、釣魚台公民教育等行動上，希望透過這些大型的社會行動來進行組織和社會改造。但因此他就沒有足夠的精力花在這些“團隊”的建設，建立起理念與行動默契相近的社會改革團隊，他後來雖有意撥出一部分的心力在這上面，但上天卻提早召喚了他，留下了這個未竟之業。

「萬里長征、集體創作、創造歷史」，是衛促會的十二字箴言。我們也從老林身上看到這箴言的體現。從認識問題到投入實踐，到再認識問題、再投入到實踐中來進行改革，是條萬里長征的路，無法單靠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需要集結更多夥伴們的力量、智慧來捏塑、創作，進而創造歷史，建立我們理想的社會。老林一生無私的奉獻、努力做了許多集結，創造了許多歷史。老林走了，但似乎又沒有離開，改造社會的火炬仍在傳承。我們繼續接棒！







第三篇章

社大與弱勢關注

知識解放 vs. 知識復振

— 部落大學與老林的前世今生

文 | 金惠雯

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1998年台灣成立了第一所社區大學，「知識解放」的理念成為推動社區大學的重要基礎，也希望能由此建立公共領域，培養學員問題分析與批判思維能力。就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不斷設立社區大學的同時，2000年起開始以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以下簡稱原策會）為首的原住民知識菁英以及關心原住民族部落發展的朋友也開始思考開辦部落大學的可能，因而開展了原住民與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以下簡稱全促會）的第一次接觸。

當時林孝信老師正是全促會的常務理事，與關心原住民部落大學發展的伙伴有了相當多的討論與互動，他以社區大學的運作經驗，嘗試了解原住民部落大學的做法與思維，過程中其實有相當多的衝突產生。與社區大學主張的「解放知識」不同，原住民族做為知識的主體，迫切需要的是「知識的復振與傳承」，因此我們提出了「部落教室」的概念與做法，每個部落就是一個教室，邀請部落內的耆老來講授生態、文化等相關的知識並加以紀錄，

進而發展出以族群為主體的教育體制，所以當時所提的部落大學，不僅僅是終身學習，而是族群教育的命脈，是未來在推動部落自治時的教育基礎。

這樣的理念其實獲得了林孝信老師的支持，因此他也不斷與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溝通，希望能在社區大學之外，再開拓出部落大學的模式，讓解放教育的精神—應尊重在地知識，與之一起找出對事實的理解—可以在原住民的部落大學當中實現，以徹底根除體制教育對原住民文化的傷害，讓原住民的知識能夠透過部落大學進行復振與傳承。但是，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基於行政上的需求，將原先希望以族群為主體的部落大學，依循著《終身學習法》的規範成為以縣市劃分的部落大學，因此也被要求要以「部落社區大學」來命名，讓部落大學實質上成為社區大學的原住民部門，是最令人遺憾的部份。

不過，經由林孝信老師的奔走與協助，終於在2002年同步於南投、台中、屏東和花蓮各自開辦了第一年的部落社區大學，並且都是由在地的原住民非營利組織主責辦理（南投與台中由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主辦、屏東由屏東縣原住民族部落發展協會、花蓮由台灣原住民阿美族終身學習教育協會），在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各地方政府按比例經費挹注下，各部落社區大學在沒有人事費的前提下勉力辦學。到了2007年，部落社區大學正式成為地方政府納入預算的工作項目，成為地方政府主辦的項目，而以行政委託或委辦的方式辦理，雖然在2011年正式改名為「部

落大學」，但在實質上，部落大學已經失去了部落的自主性，成為終身學習的原住民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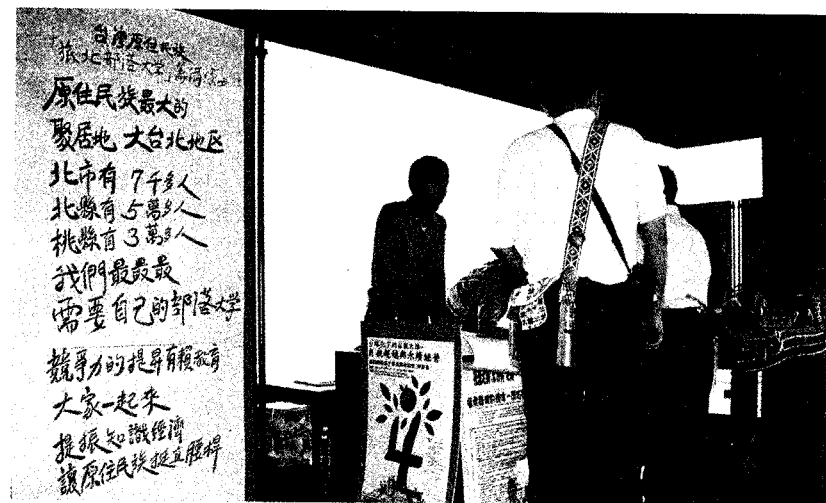
回顧部落大學的發展歷程，林孝信老師陪伴著原策會等積極於原住民族部落自主發展的組織從零到有的討論，儘管在推動工作的理念上有所差異，但林孝信老師仍然積極奔走於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進行政策遊說，並且也曾親自走訪上述4個率先開辦的部落大學，邀請各地的部落大學加入全促會，也多次在全促會的全國研討會中安排相關議題邀請部落大學的伙伴發表或參與討論，一直都把部落大學視為全促會的組織對象之一。

然而，由於原住民部落大學的特殊性仍然難以與全促會產生連結，在2009年起，包含台北市、南投縣、台中縣、花蓮縣與屏東縣等少數由原住民非營利組織承辦的部落大學開始討論成立「原住民的全促會」，過程中也數度看到林孝信老師共同參與討論並且提供組織與運作方式的意見。不過，「原住民的全促會」後來雖正式成立，但卻因內部運作不彰而無法維運下去。

雖然，部落大學最後並未能成為全促會的合作夥伴之一，但我們不能否認在部落大學推動過程中，林孝信老師的扶植與陪伴，以及鏗而不捨的積極溝通與嘗試找到共識的努力，對當時擔任部落大學的主要執行者而言，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力量，讓我們能在早期推動的部落大學工作中堅持理念，雖然我們在政策轉向的過程中，被迫退出部落大學的經營行列，而部落大學也逐漸

成為各地方政府的終身教育機構，但我們仍然相當懷念自2002年開辦期的過程，與林孝信老師在理念上的討論與對話，也不斷讓我們在「知識傳承」的課題上形成更多的討論與推動策略，激勵我們要有更實際的作為，才能讓全促會看到原住民部落大學的特殊性，而有更多互動出火花的可能性。

如今，全台灣的部落大學已有16所之多，但由於多數都採取行政委託的方式而更限縮與外界互動的框架，但我們仍然期待部落大學終有一天能重新展開與傳統知識對話、交流，以及不僅僅是終身學習機制的一環，還能夠成為原住民族主體教育機制的代言人，進而與主流社會的教育體制對話，以及與主流的知識體系交流與對話，成為部落自治的教育基石所在。





那些年， 在全促會南辦與老林一起工作的日子

文 | 吳佩娟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專員

認識孝信老師是在 2000 年的第二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當時我擔任大會的義工。大會之後孝信老師為了推動南部社區大學的設立，成立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就此跟著老師一起工作，也牽起了我和社大 16 年來的不解之緣。

猶記得社區大學成立之初，老師為了促進各縣、市社區大學的成立跑遍全國各地，更為了各社大彼此間的學習交流及聯繫，於北、中、南各區召開每月一次的社大聯誼會。在每一次的聯誼會中若有任何一位新夥伴到場，老師就會不厭其煩的重複宣說社大的理念。聯誼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各社大例行性的業務交流，大家也密切地討論社大未來發展方向。

記得有一次聯誼會，開會時間到了，除了承辦社大之外，卻只來了一所學校。我急著要再次打電話聯繫，問老師要不要再等等，老師說，「我們還是準時開始吧，否則對先來的人不好意思。」

原以為老師就在座位上跟我們幾位聊聊，沒想到，老師走到了主席台前，拿起麥克風，很認真的開始講說社大理念，儼然面對一百個觀眾一樣，直到結束，偌大的會議室還是只有我們五個人。會後，老師檢討的不是聯繫上是否有缺失，而是，這個會議到底社大工作者怎麼看？對社區大學的推動是不是有幫助？老師的目光總是看著未來，也讓我感受到老師對推動社區大學理想的堅持。

而老師對於獲取新知及傳遞新知，總抱持著異於常人的熱情和耐心。記得有一次和老師去台北開會，老師一上車就喜孜孜的跟我說，他昨天晚上收到一篇熱騰騰的新文章，這篇文章闡述最先進的概念，讓他如獲至寶、迫不及待的看完它。老師馬上翻開文章，我一看是整篇的英文，馬上就跟老師說，我沒辦法看英文。原以為老師會就此作罷，沒想到，老師竟然一字一句的翻譯給我聽，過程中還跟我說，這個字要怎麼翻譯，如果翻譯成怎樣，意思就有大不同。

我心想著，原來社區大學的教學就是如此啊，老師傳達的不只是不同語言間的轉譯，更是要將艱深的學術語言轉譯成平易近人的一般知識。那天車行至新竹，老師跟我說，「等等要開會，先休息一下，因為昨晚為了看這一篇文章，到天亮都沒睡。」我才驚覺原來老師竟然一整晚都沒睡，還撐著為我逐字翻譯文章。雖然，我現在早已不記得文章內容，但對老師這樣對待知識的態度卻印象深刻，他特別的人格特質也引導著我在社大的路上前進。

在社區大學推動的過程中，有關社區大學的定位、經營權的穩定、辦學經費、場地、學位雙軌制、知識傳遞的轉譯等等問題，老師都在不同的場合中不厭其煩的講說，他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為社區大學爭取到更為理想的辦學環境。如今，社區大學遍地開花，分區聯誼會的運作仍持續至今，成為各社區大學交換意見的平台，老師的用心功不可沒。

然而，老師也不是一味往前衝的人。創辦科學月刊、極力推動科普工作的他，對科學的態度也非一味地迷信尊崇。有一次他帶著南辦同仁在校園中散步說道：「太相信科學也是一種迷信。」他認為，科學是在已經發現問題而無法解決的時候進行研究，最後達成的結果。我們若沒有發現問題，就不會去做這些事，卻不代表就沒有問題，只是我們沒發現而已。所以，老師提醒著我們對於事情的看法，要時常的觀察、反省與探究。

每次接到他的電話，第一句話就是「佩娟啊，我是老林。」跟老師一起工作的日子，老師時常跟我說，「我們是一起工作的夥伴，叫我「老林」就好。」但我總是不好意思這樣稱呼他，總還是稱他為老師。在現代社會中，相較於多數人都習慣帶著階級的面具跟他人共事，老師這樣平易近人的態度，更是格外令人尊敬。

老師為了公務南來北往，經常捨棄飛機或高鐵，搭著火車趕往每一個會議現場，一方面為了節省公費的支出，一方面也因為搭火車有個完整的時間可運用。估計一週搭火車大概就有六天吧，

我們常跟他說，臺鐵應該要發個獎狀給他。遇上通勤路途短的，他就騎著自行車前往，環保又健身。老師在生病之前，每天都跑步 5000 公尺，甚至在病中老師還是堅持走路 5000 公尺。在這麼忙碌的情況下，依然保持數十年如一日的運動習慣。他常常見面時就問我，「有沒有運動啊？要常運動啊。」老師要請別人做之前，總是先身體力行，以身作則。

遇上一一年一次的聚會，老師也總是親自下廚，還教我們怎麼炒菜，連做菜的時間都算得非常精準。聚會時也喜歡說著他讀的書，或者他去了哪裡，看到了什麼特別的事情，許許多多的故事，一件件的浮上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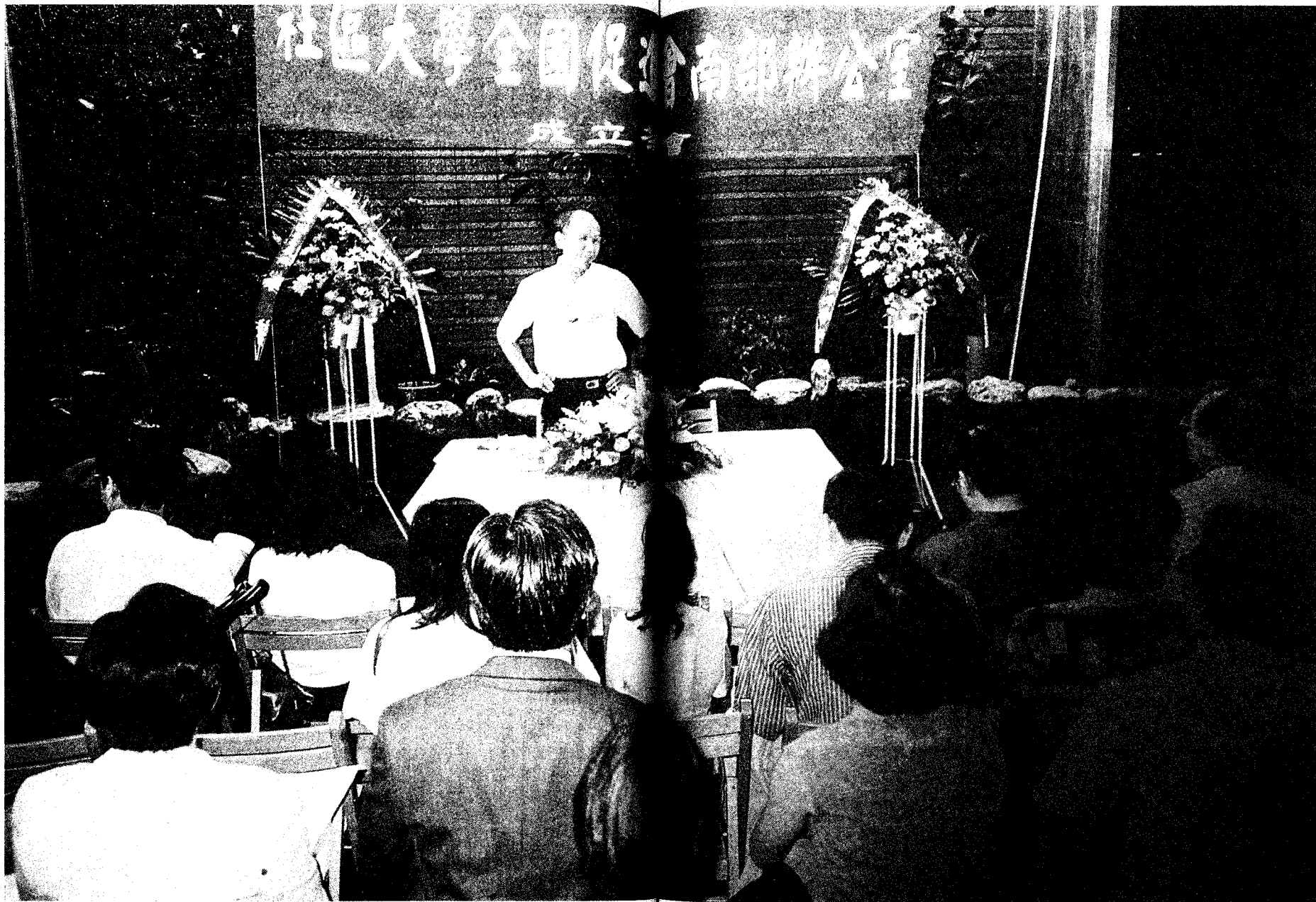
感謝老師，每天奔波忙碌的日子，您終於可以稍做休息了。雖然，您已遠離，但您積極的生活態度及精神，將永遠支持著我們繼續走下去。



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

成立茶會





道別與續行，在社區大學運動之路

文 | 吳茂成

臺南市社區大學台江分校執行長

給社大諸友

2015年12月18日，與冠州諸友，探孝信老師，這一別即永遠。

回想起來，自擔任社大全國促進會理監事，才與孝信老師，有更多的交談共事機會，記得有一回北上參加會員大會，他靜靜坐在後面，一遇到公共議題，勇於發言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他擔任全促會常務理事的種種努力，早年推動全國研討會，好友冠州告訴我不少。

對台南社大來說，他也是台南社大創校史的一員。

12月18日，忙著第七屆重回村廟論壇前夕，接到朝成老師轉來孝信老師病危的消息，把握時節因緣，和冠州趕赴成醫病房，與這位社大運動前輩道別。進門，先在門口處，淨手戴口罩，潔淨的病房裡，孝信老師閉目在床，瘦得很，看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言起。

美霞老師一旁提醒我們，多說說台南社大發展現況，她說，孝信老師很想知道這些事。

聞言心想，孝信老師到最後，念著還是社會改革的志業。

悄悄走近床前，側身向老師問聲好，孝信老師雖然閉目無語，但是當我們談到目前致力推展大廟興學運動，振興村廟社區共同體的興學工作，他眼睛一亮，看著我們，那眼裡有光亮，令冠州與我，十分欣喜。

隨後，老師微抬左手，美霞老師提醒，這是老師想要與我們握手，這一握，亦是一別，握住孝信老師的左手，心中湧起無限的感慨，一股哽咽，壓在喉頭，想著老師的熱情，這手握之氣，鼓舞著我們，當在社大運動之路前行。

病床前，做生死別！

孝信老師，這一股熱情與清明的意志，令後輩者讚歎。

直覺的告訴孝信老師，你與社大前輩點燃的火炬，現在已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在傳遞，形體雖有限，然而慧命無窮，一念清明即永遠，當下不由自主輕觸老師額前，一股溫熱從指尖流過。

12月20日，重回村廟論壇之上，傳來孝信老師病逝。

告別孝信老師，想著他念著社區大學的種種，這是給我們後輩者，留下公共知識分子，堅持理念與實踐精神的身影。

這也應是台南社大諸友，應思與續行之事，在社大運動之路，我們彼此終有道別之時，亦有相攜扶持之義，莫忘今日，道別與續行，慧命相繫，廣拓因緣，呼朋引伴，承續這一把社區大學運動火炬，為台灣民主深化、教育改革的志業，繼續努力，這也是吾人悼念孝信老師，實踐社區大學運動精神，最重要的工作。

美霞老師告訴我，孝信老師自少習禪，修佛法，1月7日與冠州，再赴孝信老師靈前上香，此刻告別，社大諸友若有佛教信仰，盼大家一起從心底念佛回向孝信老師，往生淨土。

靈前祝禱，祈社大推動公民社會運動之路，早日圓滿。



風起雲湧 青年覺醒 握手擁抱 接續傳承

文 | 陳雲芳

前臺南市曾文社區大學主任

人生中，何其有幸可以遇到一些貴人，啟發我們自小被壓抑的思考能力，這樣的訓練未能於教育體制中或是家庭與社會環境中獲得良好的引導。17年前我從國外回到台灣，任職於大學的推廣教育單位，因為受到國外社區大學的教育理念啟發，也期待大學能破除高等教育迷思，能以開放校園，知識解放的想法，推動成人教育，因此，辦理了一所農村型的社區大學。

初接觸社區大學業務，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不希望辦學只是一種口號與業績，雖然看了許多有關社區大學辦理及發展的相關書籍，但還是未能獲得良好的啟發，只能說在「工具」的操作上，有些模式可尋，但對於成人教育與知識普及的理念，無法真正落實。此時，認識了時任社區大南全國促進會南部分會主任林孝信老師，我那時缺乏養份已久的思考細胞，頓時如雨後甘霖，獲得滋養，而知識是唯一能餵養的糧食。

每次與林老師開會，總會被他那宏量的聲音，誠懇的態度，熱情的鼓勵我們這些年青人所感召，那是發自內心的真誠。他像是老師般的，從工業革命的脈絡到成人教育的推動，引領我們學會思辨，看見問題，尋找解決的方式。我從林老師的身上，看見一位行動者，終身投入公民運動的大愛，那是一種無私全心付出的愛。林老師對我個人的影響很深遠，雖然向他學習的時間並不長，卻奠定了我辦理社區大學的目標與理念，這樣的影響不只在我個人，也透過社區大學的辦理，廣而深的影響不同的人。林老師所播的種子，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開枝散葉，開啟了另一種公民運動的革命。

之後，雖然離開了社大的體系，而公民參與的行動，卻從未停止，早已深化為身體的血液，不斷的流動與提醒著我，身為一個「人」所該有的責任。當得知林老師仙逝時，雖然人在台東，但我想親自向林老師致謝，請他放心，我們會承接起責任。在告別式現場，保釣團體、勞工團體、社大夥伴與青年夥伴均參與其中，送走了我們敬愛的孝信老師。當保釣代表上台致詞時，我淚流不停，看到了一群年齡半百的長輩，長年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更美好的國家而努力。他們都是台灣早年的精英份子，在國外求學時，開拓了視野，一心想讓這些想法帶回台灣。雖在國外時，即開始組織團體，到處奔走，尋求資源，當時，他們被台灣政府視為異議份子，卻是早期的民主先鋒。當保釣議題政府毫無作為時，他們組織了漁民，捍衛領土，民間組織的力量，遠遠超過政府所做的。

回台灣後，他們所求的，並不是運用自己的學位，求得一官半職，而是投入更多的勞工團體，組織社區大學，訴求知識解放，從事組織運動。我們這些晚輩，有幸受到啟蒙，從歷史的脈絡了解台灣的社會運動，學習反思，思考自我定位。

我們現在所享受的，並非是理所當然，他是經由許多人的努力犧牲奉獻，爭取人民應有的權益。告別式現場，是許多的民主前輩，是的，風起雲湧，青年覺醒，我們彼此握手擁抱，青年們接續傳承。向所有民主前輩致敬，孝信老師，謝謝您！



一些關於孝信老師的記憶

文 | 施政旭

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企劃專員

今年初跟著一群社大前輩去成大醫院探望孝信老師時，就有想過要將這些記憶化成文字，但在得知孝信老師過世的訊息後，這些記憶有時在腦海中出現，卻沒有進一步寫下來，一直到近期跟好友再次談到孝信老師，他鼓勵我將這些故事寫出來，現在才有這段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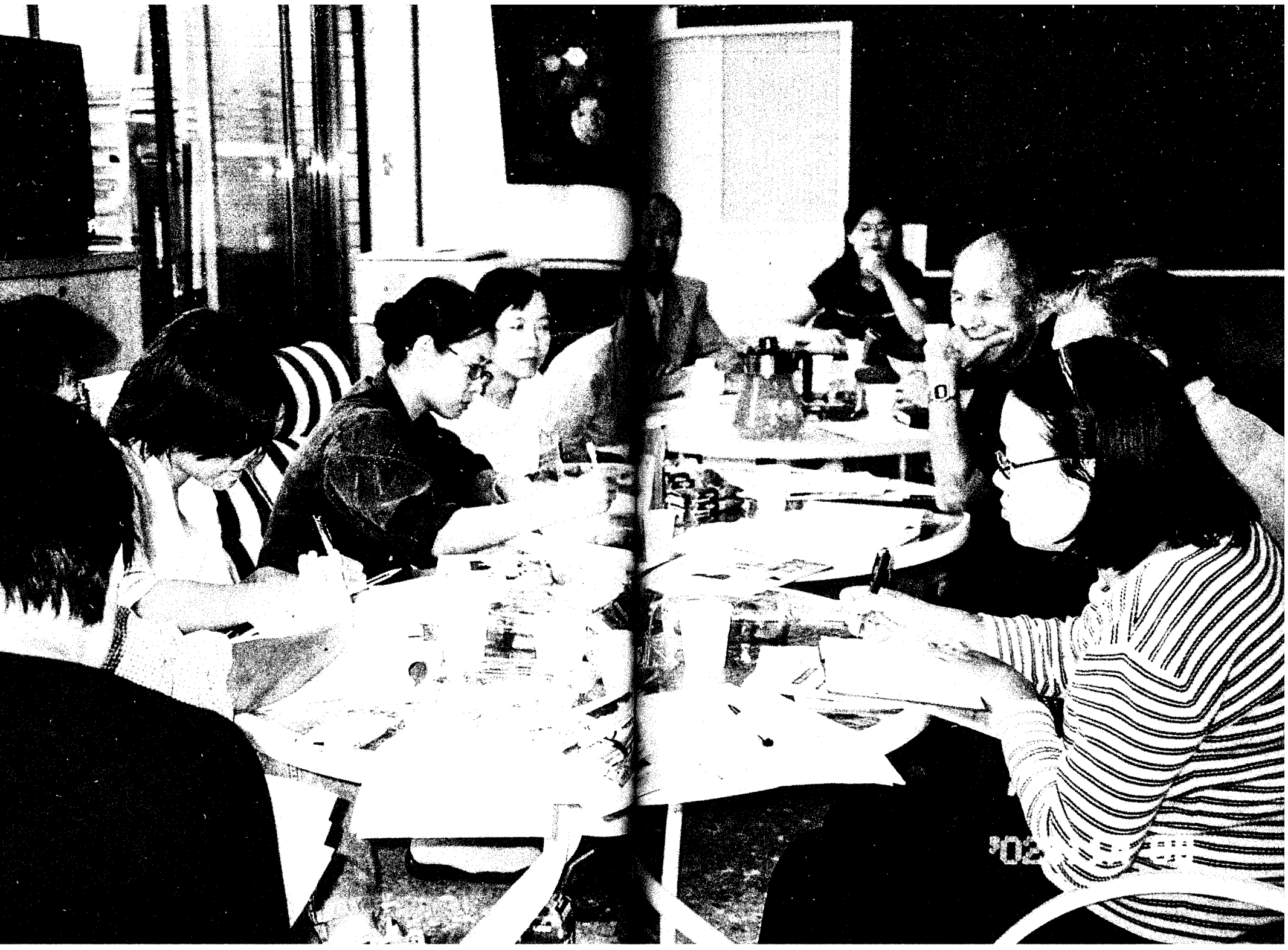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孝信老師時，我剛進新營社區大學，是一場工作坊邀請老師來做分享，那時有一種見到傳說中的前輩的感覺，那時身為工作人員的我，感受到老師的熱情與親切，也更加覺得社大是一個實踐許多事情的工作場合。

後來我進到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工作，執行地方學專案，也協助河川與審議式民主部分，因為工作的關係，跟孝信老師就有再多一些的接觸，那時老師兼任南部辦公室總監，會定期與同仁們聊天開會，提醒許多事項，更多的是夢想的談論，也記得老師穿著運動褲翹著腿，小腿上的褲子還圍著一條橡皮筋，

談論著每個專案，也記得，老師認為工作的方式很重要，工具用對了，就會事半功倍，也撥空教導南辦的同仁使用 Excel 軟體的公式運用，資質駑鈍如我，當然沒有學好，但老師認真教學，並期盼我們可以運用在工作上，使工作事半功倍的心情卻完全可以感受的到。

在地方學專案獨立成立台灣地方學研究發展學會後，開始自行運作，跟孝信老師的接觸也變少了，但我記得有一次的中午，有機緣跟孝信老師一起吃午餐，我知道孝信老師長期推展科普教育，我就問了老師一個問題「宇宙有沒有盡頭？」，原本以為老師會簡單回答帶過，但沒想到的是老師認真鉅細靡遺的開始科普課程，將近兩小時的午餐時間（包含走路到餐廳的來回時間），都在為我解釋宇宙有沒有盡頭？清楚與用心程度，除了學習許多之外，也讓我對老師留下另一個深刻的印象。

離開地方學學會後，我進入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沒有與老師聯繫，沒想到收到老師的訊息，就是生病住院與逝世的消息，因為印象中的老師是那樣的健康與談笑生風。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那位充滿夢想照顧晚輩的老師，又歷歷在目，孝信老師是我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多年來景仰的前輩之一，謹以此篇文章，一些記憶回顧，紀念孝信老師，也希望那些社大人共同做過的夢想，能早日實現。



陌生的熟悉感

文 | 郭昭男

臺南市新化社區大學主任

對於老林，只有兩面之緣，卻有不少聽聞，大概只能用「陌生的熟悉感」來形容對這位前輩的印象。

當我進入社大時，老林已經離開社大工作現場，無緣與他共事。而第一次見到老林，在2010年，一場他為了籌辦《科學月刊》四十周年而召集的籌備會議。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身為召集人的他，對於所有與會者，不分年齡、身份或工作職務，熱切地認識、招呼，以及在會議中鼓舞大家投入這場推動科普教育活動的熱情。

事隔多年，再次再到老林，也是最後一次，是跟著一群社大伙伴去成大醫院探視的場合。美霞老師陪在病床旁，向老林介紹探訪的朋友，說他很想聽大家講工作上的事，不斷鼓勵大家跟老林說說話。躺在病床上的老林，無法言語，看起來虛弱，卻透過點頭、眼神來回應每個人跟他說的話。那份行動者的熱忱與熱情，絲毫不減。

在他離開後，我才從各方述說懷念他的文章中，慢慢認識他。

聽說，在老林擔任社大全促會南部辦公室主任時，促成南部社大聯誼會。如今，定期召開的南部社大聯誼會，促成跨社大的經驗交流，也持續激盪出各種行動方案，南部社大工作者一個重要的交流機制。

聽說，老林曾提出勞工社大的構想，積極催生。而多年後，當我有機會與一群工會伙伴承辦一所社大，仍在思考勞工的成人學習這件事，牛步化地摸索中。對於老林老早就關注勞動者與社大發展的視野，存有一份對先行者的敬意。

老林，是一位熱情的行動者，在探索他的過往事蹟時，讓社大工作者看到一種陌生的熟悉感。





第四篇章
社大與社會改造

社會運動與社大運動的轉轍者

文 | 李鎮邦

芝加哥大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我是在 2003 年 10 月間到 2005 年年底時在當時的新竹風城社大工作，風城社大當時是由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促進會辦理，因此我後來工作的範圍逐漸擴大到青草湖以及香山社大。最初的工作就是協助老林辦理社大開學中的社運窗口專欄，因此我雖然進入社大沒有多久，但是最初的一段時間都是跟老林工作在一起。到後來以社大作為我碩士論文的題目也是始料未及的。

對老林跟社大的關係，我一開始其實並不清楚，一直到相當晚近，才瞭解到老林當初是作為青草湖社大的創辦人兼校長的角色，在 1999 年時，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在新竹轟轟烈烈地舉辦，老林透過他的人脈，邀請了眾多高等教育界的校長以及政治人物參加，中國時報也用大版面的方式報導了活動以及專欄特寫了老林。不過後來因為地方選舉，市長換人之後，黑函攻擊老林不斷，老林的校長位置沒做多久就退了下來，之後青草湖社大以及之後的香山社大，經歷了一段動蕩期，社大的運作方式與原本的社造團體和社運團體有一定的差異，接手的團體內部整合不易，

一直到 2002 之後新團隊上任，才大概的穩定下來。

在這樣的環境下，新團隊的領導 APPLE(賈維平)希望透過跟老林(當時是全促會的常務理事)合作來進一步提高青草湖社大在社區大學運動中的角色，他跟老林都對當時社大的一些發展感到十分的不滿，例如社區大學課程的庸俗化，被地方派系把持，政治勢力介入，所以兩者一拍即合，老林來到新竹開會幾次後談定如何合作後，我就以兼職研究員的角色進入輔助老林的社運窗口工作。

第一次的見面是很戲劇化的，當時老林邀請我跟 APPLE 南下台南參加他們組織的公衛與社會運動讀書小組，活動舉辦在老林在成大旁的家中，我們抵達時，陳美霞老師以及大約有十來位學生和一兩位老師已經在場，當天談論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透過社大來深化公衛教育，他也憂心忡忡的感到社大運動如果沒有一些外來的刺激，那社大就變得跟補習班沒什麼不同。一位年輕的老師發言認為社大運動還不是社會運動，他舉出了幾個階段，他認為社大運動現在還是潛伏期，尚未到浮出檯面的時候。老林對這種看法不置可否，不過 APPLE 已經不耐煩這種學界八股的論調，他反擊到我們社大的工作者已經做了快五年，你說我們還不是運動。那位學者似乎不太懂 APPLE 發怒的點，還一昧的堅持自己的看法，兩者吵得面紅耳赤，最後幾乎打起架來。

雖然這只是個小事件，但卻反應出了一些有趣的內容，第一、

學界習慣直接帶入公式來研究一個社會事件，卻忽略了整個運動的動態以及歷史的特殊性、第二、公共溝通的不易，對運動者來說，當下的會議最需要獲得的訊息是如何能保障資源以及確保自己學校的運作，然而對外來者而言，理想或理念的堅持似乎是最重要的。總之，第一次戲劇性的見面也預示了合作的路並不好走。

老林對社運窗口專欄有他的期待與堅持，根據他的判斷，當時的社大運動已經基本上走歪走偏了，背離了當初創立社區大學時的理想，以他的話來說就是背離了群眾路線，只走媚俗路線，許多的社大其實根本就不是理想中的社區大學，而是魚目混珠的補習班，然而對於這種運動的衰退，老林沒有真正深入談過背後的原因，他似乎一直堅持相信透過個人的努力（像他）可以把運動路線校正過來。社運窗口的目標因此乍聽之下是很突兀的，就是將社會運動的議題介紹給社區大學，讓社區大學關心社會運動。在剛聽到老林這樣介紹社運窗口時，我心裡的想法是，社大運動不正是社會運動的一支，社區大學為什麼還需要人來介紹社運運動給他們？其實不少社區大學工作者也有類似的疑惑，他們認為老林太左了，社運窗口介紹的議題都是傳統左派關心的議題例如：勞工、私有化、高學費等議題，而忽視一些其他的議題例如：性別、環境等。

隱而未現的一條爭議則是社區大學的路線問題，當時有所謂的黃武雄路線以及老林的路線，反映在社區大學學位給予的問題上，黃武雄的看法是當時的主流看法認為社區大學唯有把自己法制化

後，也就是徹底的變成制度的一部份，才能解決資源長期不穩定的問題，而老林的看法則是如此一來社大就真的變成既有體制的一部份，他堅持社會改造的面向，把社大當成是社會運動來操作，因此跟主流的趨勢格格不入。這個堅持後來成為了社運窗口以及社大開學停刊的引爆點，老林堅持透過社運窗口批判政府惹怒了以經費支持社大開學和全促會的教育部，在幾次的溝通未果後，社運窗口以及社大開學以停刊收場。

事件發生之前，因為種種原因，新竹這邊已經決定不繼續支持老林，我因此並沒有參與到最後幾次的社運窗口，而兩方之間的關係也開始轉變。不過當我2005年離職之後，老林又聯絡上我，他籌組一個社區大學社運小組，那時的開會地點已經換到當時環保聯盟在汀州路的辦公室上，不在之前全促會羅斯福路的辦公室，我擔任連絡人，然而這個小組並沒有持續很久，隔年我出國後，也沒有從老林的口中聽說過這個小組的消息。

出國後，跟老林以及陳美霞老師的接觸反而變多，然而老林並不喜歡多談社區大學的事情，他一開始時談過一些農村社大以及種子師資培訓的事情，但對於內部路線的紛爭以及社運窗口的事件從未深談，他後來談得更多的是辦理通識教育雜誌的事情以及保釣運動，社區大學就這樣消失在我們的談話之中。

當朋友林吉洋（旗美社大）邀請我寫這篇關於老林跟社大的短文時，我一直想找一個詞來代表老林。後來在腦海中浮現的影像

就是在韋伯所謂的轉軸器這個形象了(Switcher)，轉軸器將兩條或多條平行不相交的路線在一個時間點上交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林孝信老師是個勤奮的轉軸工，努力不懈地企圖將許多種漸行漸遠的社會進程接軌在一起。



乘願再來 — 老林與社大刊物

文 | 段惠民

前《社大開學》主編，劇場工作者

我曾於 2000 ~ 2001 年時和 2004 ~ 2005 年春天二度與林孝信老師工作過，在印象中他每次從台南來台北總是排滿行程，一個會接著一個會，有時一天能有七八個不同類型主題、組成人士的會議。當時的我既佩服又常玩笑認為：老林即使博學強記充滿對知識解放的熱忱，但以一己之力「包山包海」如何能準備和消化；有時開會只見他聽他發言報告完就須先離開趕下一個會議。我狐疑是否「一通萬事通」，只要世界觀宇宙觀通了，似乎萬事萬物都能迎刃而解，有為者當亦若是。豈知老林知行合一的在演繹「通識通才」的可能性，雖然有明顯的機械性一把抓缺失和無法培養累積班底隊伍的問題，但與現今強調術業有專攻自囿框限的風氣和體制不可同日而語。同時他還在台灣四處跑推廣理念到籌備設立的社大、鼓勵支持已辦學的社大、善誘拉攏偏離的社大等等。他另一條線分身在串連社運、各地組織人士，最常見的方式是需默默慢慢耕耘的讀書會。

老林的動能和毅力可說是延續一貫的信念和擇善固執個性，還有彌補因列黑名單長期滯留在美國直到 1997 年才回台定居的缺憾。這樣的作風和使命抱負的人幾乎與音樂無緣，直到他過世後才由吳永毅等人剪輯出的告別式影片中得知，他與陳美霞老師的婚禮會用了〈為了將來的好日月〉這首陝北風的民謠，並且影響到後人編輯紀念文集也以此命名。這應該是老林生前想不到的遺緒，也表明了這時代無論如何要表彰、交織或重構一個人需靠「物化歷史」的載體來指認。他死後讓大家開始重新認識他，反而是老林重生的輪轉。

開頭提到我曾二進二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簡稱全促會），第一次是受鍾喬資助接手剛辦刊的《社區大學全國通訊》的編務，我雖然在全促會工作、掛名，可拿的是鍾喬資助的薪水，算是全促會編制外的人，老林也忙於四處傳道，有時一二個星期也碰不上面，或交代我去哪裡的社大採訪時順便可碰面討論編務。我就處於在全促會放牛吃草獨自摸索的“自由”狀態，同時參與鍾喬在差事劇團主持的活動和演出。當然關於編輯刊物的實務工作還是從老林身上學到了一些方法，可貴的是鍾喬願意在有條件時無條件地支助老林，而老林願意無所愧無對象差別的接受支助和感恩，並放手讓一個剛退伍的只編寫過二期學校報刊的年輕人自己搞。雖然現在看來通訊內容，被我平白地像習作揮霍了青春的本錢，即使汗顏卻不折損二位前輩成人之美的例證。後來我到差事劇團工作而離開了第一段結緣。

第二次是我找頭路主動要來接手《社大開學》，這份“全國社區大學的共同刊物”自2002年10月試刊號以來到2005年3月發行第二十五期而結束。我從第十五期開始接手主編的任務，老林仍是總編輯，第十八期起新加入採訪主任王藝樞。藝樞曾是老林在台南藝術大學教過的學生和社大影像教育小組成員，頗有組成三劍客隊伍的豪情壯志。說起來那時我沒有像老林的膽識和氣魄，和從年輕起一路創辦刊物的經驗，只有結束《社大開學》這份刊物的“不如歸去”，但美好的仗確實打過了一回。即使給我們敗下陣了，仍無法抹滅眾多編輯委員和社大作者們的貢獻支持，和最後拍桌舌戰時苦勞網等人的義理相挺。

這裡無意來追究老林在全促會被邊緣化、弱化的來龍去脈，但還原部分當時的情況仍有必要，茲摘錄《社大開學》最後一期最後一頁老林的回顧：

就在社大運動與「社大開學」逐步壯大之際，刊物內容與編輯方針也出現爭議；焦點集中在刊載社會改造的議題上。為體現社大的宗旨與特色，「社大開學」除了報導社大動態，介紹社大的教學以及其他辦學經驗等核心教育問題之外；還重視關懷社會，走入社區的問題，以期社大學員具有參與公共事務，乃至改造社會的熱情與能力。「社區橋樑」與「社運窗口」這兩個專欄應運而設，已經經營了兩年左右。但是最近幾期連續出現了幾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包括「全促會」與輝瑞藥廠合作的報導；「戰爭與和平」專輯；WTO與農村問題（包括楊儒門

事件）等。其中尤以「戰爭與和平」專輯中介紹的民間反軍購活動以及相關的專文引起最多的爭議。行政院長室一個秘書投書質疑，相關文章作者的答覆又招來更多的不滿，包括全促會的有力人士在內。於是在一連串的活動與努力之後，「社大開學」終於遭到停刊半年的命運。

（林孝信，〈《社大開學》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十五期56頁）

後來的情況是停刊不只半年，我也帶著對社大全促會的不滿和棄意自個謀生去。決裂既已成公開事實，隨著老林的實質角色作用力被架空，再也沒有他重辦社大刊物的形勢制高點了。

老林身後種種立人立德的行誼又啟發了我一件事：不用凡事非得想做第一人志士豪傑，寧可做最後一人。在我主觀心目中老林即是1970年代保釣留學生的最後一人；這樣說並非無視忽略其他健在和仍繼續推動保釣的人士，在此是推論以老林串連起的保釣社群「依人不依法」應該會人去政息。任何想要再接再棒的人必須重新另起篝火；無論是否打著、尊崇老林的名義和遺志，這不是為了切割斷裂歷史，反而是為了延續和把老林活在大家心中的形象、精神傳承下去。因為現在和未來已嚴峻複雜到不容許我們只靠理想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懷來說事論是非，起碼得回歸政治的原點和原理和人的存在要義。同樣社大的刊物也是如此，老林就是全國社大刊物的最後一人。

「乘願再來」在佛家的闡釋是願意重新用無條件、無所求、無對象的愛心來對待世間。但願以身試法如此真美的觀念以感念老林。



不停歇的行動者

文 | 鄭秀娟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

認識老林，是在社大創辦前我還在台南的生態保育團體服務時。想來那時老林才回國不久，我仰慕他對國際社會的分析力，所以到他家拜訪過兩回，吃過他所下的麵條。

爾後我因緣際會到台北文山社大服務時，發現他也是社大人，並且致力於到各縣市催生社區大學，我因忝為社大第一任主任秘書，所以也陪同以協助社大承辦單位發展行政實務，因此一直有機會從老林身上學習。

認識老林近 20 年，老林在前兩年第一次對我稍有厲色，他認為我和同儕們應該更勇敢地進行世代交替的、路線上的責任承擔，有所承擔地創造更多改變的空間。當時我來不及給與好的回應。不過，老林不會空等回應，因為他是「不停歇的行動者」。這是我對自己的銘誌期勉。



在社大撒下左翼火種

文 | 周芬姿

前屏東縣屏東區社區大學校長、美和科技大學副教授

自從出社會後，一路走來不論知識工作或社會工作都受台灣進步左翼陣營中許多可敬前輩與同志的鼓勵與支持而行。孝信老師是其中之一。

1990年當孝信老師返台短期停留之際就會與聞其人、聽他的談話。討論會中認真專注的投入神情，很容易感動與會者。後來1999年接到他的電話，是為在屏東縣成立社區大學而奔走、欲組織團隊出面承辦。可當時個人因正臨完成畢業論文的焦慮時刻，而沒有銜命接下，心裡留有遺憾。所幸後來由朋友們籌組與成立，稍解內疚，卻也因這兩層淵源，在屏東縣社區大學成立時就成為第一批社大講師。後來，榮幸受邀成為屏東社大經營團隊的一員，先後擔任主任、理事長及校長至2015年。有一年老師籌畫的社大講師研習要我講社會正義那堂課，並為我提點分析，在社區大學中追求社會正義的實踐，我受命答應下來，會後也與南部幾校的幹部有更多討論，都期盼轉化為經營社大的潛在知識。想來這是孝信老師對我曾有的深刻啟發。

對於孝信老師提供中下階層朋友學習與教育資源，以及在地方上扎根的知識建立等理念，深感認同，也支持著我在社區大學的動力。

2012年在西安是最後一次與孝信老師在同一現場。他是那個凌晨起來晨跑，在長程遊覽車上很有活力地串聯大家交流、相互認識的長輩。白天會議結束之後，晚上還帶年輕學生繼續討論到深夜。他一向以驚人的體力與專注力演示著組織者，以進步觀念帶領大家向前的生活方式。對繼承者的尋覓與栽培灌溉，希望並沒有遺憾而去！

在理解中國的內戰外患歷史後，才會明白在老師晚年重新倡議釣魚台議題背後，反帝的執念。而老師始終在老保釣之間維持著理論大師的角色，不理會生活現實與位置，也不苟同年輕學者的觀察與議題。他的卓知洞見一直將大家遠遠拋在隊伍後邊。



社大年輕夥伴們， 一起師法老林精神吧！

文 | 謝國清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校長

不太習慣稱呼他老林，因為總覺得他就像我的老師一般！

年輕時內心總充滿一股理想與熱誠，那個年代台灣剛好介於戒嚴與解嚴的交接期，台灣社會力因剛萌芽而蠢蠢欲動，街頭運動算是當時的流行，因此我也免不了追趕流行，參與最熱衷的環保及教改運動，然而因為工作的忙碌，實在無暇深入參與那些社會運動，僅能以走上街頭的方式進行「贊助」，而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我進入基隆社區大學擔任主任秘書之前……。

我本來從事資訊軟體設計與研發，跟社區大學主任秘書的行政工作，可說是相差千萬里，因此，當基隆社大邀請我擔任主任秘書一職時，實在是件難以答應的差事，家人也期期以為不可；不過，當時我剛好卸任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並與一群關心教育的社區夥伴創立了地方家長團體，而充分感受到社會的改變應從社區開始，因此邀我進基隆社大的朋友遊說我，進社大後

可以更深入參與社區工作，實在也讓我有點心動。

就在猶豫不定之際，沒想到就那麼湊巧的，2002年農曆年前的某一天前往台北途中，聽到林孝信老師的廣播專訪，他侃侃的談起創立兒童月刊、科學月刊、保釣運動，成為海外黑名單，以及解嚴後回國推動科普教育，並積極參與社區大學運動的經歷，那時我因為關心教改，進而關心社區大學，基隆社大成立時並成為社大資訊講師，所以在社大場域聽過林孝信的大名，但對他的經歷卻完全不清楚，而當我聽到「科學月刊」四個字時，耳朵立即豎了起來，因為科學月刊是我年少時，唯一訂閱的科學刊物，林孝信竟然是科月的創刊人。

聽完專訪後，發現孝信老師從我年少時，就積極於社會改造工作，至今都還努力不懈於自己的職志，這實在讓我感覺有點慚愧，於是當下就很衝動的決定投入社區大學的工作至今。

我在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很快的就接觸到，無論是身形或講話都像陀螺般的孝信老師，不知到什麼緣故，他也很快找我參與了公衛教師及公民記者培訓的課程，也邀請我參與「社大開學」的編輯工作，「社大開學」的編輯是一件至今想起來都會令人有點措手不及的工作，雖然是月刊，但似乎每個月都過得很快，每到開編輯會議時，孝信老師總是非常匆忙從另一個地方來到這個小小的空間裡，跟我們幾個年輕人快速的討論，並滔滔不絕的說著他的見解，通常最後我們都會依著他的見解決定了當期的內容。

孝信老師後來因故與社區大學漸行漸遠，不過也許那是在我的視線範圍內的感受，實際上，他應該是用另一種形式持續關心並影響著社區大學，譬如，科普講座在社大；其實不論他距離多遠，我總感覺得到他那積極不懈的精神，我因他而進入社大，希望透過曾與他共事的經驗分享，鼓勵更多社大年輕夥伴也能一起師法老師的精神，朝向社大的理想往前行。



未竟的社會理想

文 | 林吉洋

前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專員、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專案研究員

或許拜網路發達所賜，近年來「公民團體」、「公民記者」等網絡串聯與自發行動蔚為風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終於在 318 社會力量大爆發，這股力量甚至有機會以第三勢力姿態參與主流政治。

此時，我想起一位公民運動的先行者，保釣時的學運領袖、《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他在 2015 年 12 月 20 日於台南成大醫院辭世，對於「公民社會」運動而言，是一個巨人的倒下。

林孝信自學生時代憑藉優異表現，順利留學美國在科學領域展露頭角，1970 年憑藉一股科學救國的熱情與傻勁，號召留美學生創辦一本「中下階層都能買得起」的科學雜誌。

隨後在 1970 年末因保釣運動違逆當局而被註銷護照，失去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從此被迫流亡海外直到九零年代才得以解禁歸鄉。

一位與林孝信老師有忘年之交情誼的友人形容他是「在混濁的世間踽踽獨行，不計毀譽」的老左知識分子。「老左」可能有兩個意思，一是年紀稍長思想卻十分年輕與留學生相處甚篤。

老派也可視為是一種「時不予我」的形容，他在滯留美國 20 年後回到台灣，社會經歷各種論戰、選舉動員等力量拉扯，或許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故國」。

然而回台後的林孝信理想性不減，仍投入各種風風火火的社會改革運動，最重要包括推動社區大學運動，除了主編《社大開學》廣泛的連結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林孝信特別關注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下農村與弱勢者的處境。

友人追憶林孝信是個物質生活極簡近乎窘迫，對留學後輩卻是親切照顧有加，是極為重視思辨與實踐的知識份子，林孝信的思想資產與哲人風骨，應予以緬懷追思。

作為社區大學的晚進者、公民傳播行列之一，希冀拋磚引玉，以紀念前人之奉獻，是以為文。

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走過 80 年代的街頭狂飆，台灣在 90 年代完成的民主化僅僅只有選舉形式的民主，整個社會仍然充滿著威權性格，而不是鼓勵

自由思考追求自我實現。

除了保守的教育體制亟待改革之外，公民素養的提升成為當務之急，林孝信與黃武雄及其他推動社會改革理想的學者賢達共同催生社區大學，林孝信並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常務理事。

林孝信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之所得以延續，很大原因來自於知識的菁英化、或稱知識的壟斷，因此社區大學成為林孝信寄予厚望的障地。他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團結，從而使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團結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

打破後威權時代的牢籠

政治上的威權體制雖然已經結束，然而民主的社會卻仍遙不可及，從教室到街道，人民的身體與思考仍然處於無形的威權壟罩。公民的內心牢籠顯現於，民眾雖然有了投票權，卻沒有能力、沒有意願的積極監督執政者與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並未解決問題，反而成為問題根源之一。

缺乏民主核心價值的深化，人民賦予權力的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反而競逐金權，監督的民意代表卻勾結利益集團、濫權醜聞時有所聞，賄選買票風氣敗壞。在公民社會無法有效監督下，民主

政治品質低落淪為國際笑話。

走向民主化的台灣社會跌跌撞撞，經濟繁榮但人心浮躁，貪婪投機貧富不均社會價值混亂，重大犯罪頻傳，種種現象導致社會人心惶惶。

因此當時改革力量尋找新的願景，社會理想不應當簡化為政治符號，而應當培養有意識、有能力與政治部門抗衡的公民社會，社區大學的理想因而被提出，希冀「建立一個能夠提昇公民素養、創造台灣新文化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理想

有持論者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內容空泛的「粗糙神話」；或視公民社會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利益代言，批評其缺乏性別視野，忽略中下工農階層的參與。然而「公民社會」這個理想的內涵本身就包含的左右立場的視野。

社區大學運動開拓者提出「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主張，藉以回應台灣社會困境的理想訴求，希望藉由成人教育過程養成積極的公民意識，同時屏除由於知識的壟斷與菁英化。運動者積極倡議，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獲得積極回應，社區大學遍地開花。

作為社區大學運動參與者之一，林孝信在〈成人教育傳統中的

知識解放〉提到知識原先是提升人類幸福，卻成為與人類幸福矛盾的對立物。在專業分工社會，菁英「藉由知識謀取私利控制他人，知識成為維繫社會不平等的保守力量。」

因此林孝信格外重視農工階層的知識啟蒙，積極的推動社區大學不應該只是城市人享受的特權，而更應該普及到資源匱乏的族群，例如農村地區與勞工、以及語言文化瀕臨傳承危機的客家族群。

在林孝信等人的推動下，曾經全島性拜訪農漁會，積極推動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工作。由林孝信擔任執行長的社大全國研討會，於2003年社大全國研討會由旗美社大張正揚主任起草發布〈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關注台灣三農問題，並希望藉由社區大學導引農村的學習力量，翻轉農村邊緣化的角色。

社區大學運動的挑戰

社區大學所欲達成的「公民社會」內容，實然涵括跨光譜的社會理想，或可藉用1930年代義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的革命理論「陣地戰」以理解左翼的公民社會理念，亦即藉由社區大學發動一場持續的政治文化運動，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認識的歷史與政治環境，進而取得改變自身處境的方式和方法。

然而理想的實踐總是需要資源挹注與不斷修補團體內部的共識，作為一個標榜知識解放的運動，內部從來不乏檯面上的辯論

或是隱晦的路線之爭。從對外社運議題的連結參與、到社大學位認證制度的爭取與否，作為台灣民主化社會改革的本土產物，無可避免與政治情境與思想立場所左右，社大的定位與價值一直在辯證與角力中探索前進。

在現實中社區大學長期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化壓力當中擺盪，由於法源得以從公部門取得資源，卻也在法令上成為政府的「委辦單位」，更甚者承受民意代表霸凌、遭遇機關以上級之姿要求「配合政府政令宣導」。

諷刺的是，自言因公民社會運動促發「白色力量」參選獲勝的柯文哲市長，構想以社區大學作為平台、邀請企業家傳授經驗打造「老闆學校」。市長不識社大「公民社會」理想的無心之過，卻也點出現實情境中，社大光環的褪色。

在公民社會理想的足跡之上，持續著變動與鐘擺的過程，在這個以「公民之名」行使追逐社會公義理想的時刻，或可進一步理解「公民社會」的理想。

林孝信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實踐者、社區大學運動的重要推手，與年輕人一起捲起袖子做事的親切長者、他對弱勢者的關懷與理想的執著追求，讓人心生敬意。在「老林」走入人生盡頭的一刻，也是值得追憶這位「老派」理想主義者的時刻。



社區大學



第五篇章

其他

老林！感謝有你

文 | 黃鼎倫

大仁科技大學文創所教授、台中市犁頭店社區大學主任

不論是雙鬢花白的老林，還是年輕爽朗的老林，在我心中，始終留著一種厚實的溫度。

2003年，我任教於嶺東科技大學，當時台中市政府首度公開徵選社區大學籌設。推展終身學習與社區服務，一直都是我的心願與理念，承蒙校方同意，支持我提出申請。當時的我，初從他鄉負笈歸來，一股腦的熱忱，選定嶺東科大所在地南屯區作為社大推廣服務的轄區，積極展開「台中市犁頭店社區大學」的籌辦，並接下校務主任的工作。雖有理念，經驗卻是不足，此時我接觸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並且認識當時任職全促會常務理事的林孝信老師。

孝信老師如此親切而友善，總是樂於和人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與理念。當時犁頭店社區大學打算結合南屯區地方社團，準備以社區參與的方式，推動合力發展地方學習型組織，並預期未來可以活絡公民意識，這樣的發展主軸，非常獲得孝信老師的認同，

也因為這份認同，讓我在後續的行政推動上，擁有許多的信心。這位人稱老林的孝信老師，可以說是我推展社區大學的歷程中，非常重要的啟蒙前輩。

由於當時，中部地區有許多社區大學紛紛成立，孝信老師評估著，希望能夠成立全促會的中部辦公室，以方便就近協助中部地區所有社區大學相關業務的推展。那一段時光，孝信老師的腳步常常走動來到我們這些社大夥伴的工作場域中；也因此，許多的互動交流與經驗分享，讓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孝信老師常常語重心長說，社區大學所累積的經驗知識，如果可以學理化、結構化、系統化，將是未來社區發展過程中，知識實踐的重要動力。他也常常鼓勵我，許多的生活智慧來自於社區，而不是統教室裡的套裝知識，然而，超越文憑的思考，可以讓社大的知識傳遞有更多元的可能。確實如此！老林的這些理念，促使我在犁頭店社區大學的經營上，有了更深刻多元的規畫，在當時團隊的共識支持下，也勾劃出明確且令人驚艷的方向。

當時，常常走入社區，在社區中的深入探索，讓我體會到豐厚的人情味，是台灣社會最珍貴的寶藏，社區之美，處處令人驚喜——也因此，犁頭店社區大學有機會與許多在地社區組織，建立了相當良好而友善的夥伴關係。當時所合作的寶山社區、楓樹社區、水碓社區，大家一起攜手規劃的社團課程、公民講堂，為筏子溪生態而提出的公民行動，還有大家為了聚落保存的共同努

力，點點滴滴，都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孝信老師與我，也算是投緣；每次台中相見，兩人無話不談。年輕時候的他，相當精采：老林早年留學美國，曾經參與創辦《科學月刊》雜誌，並且投身「保釣運動」，成為海外黑名單的成員之一。老林失去了國籍與學籍，也中斷了在美國芝加哥大學進修的博士學業，就這樣被迫滯留海外幾十年。

1997年老林返台；當時跟他一起在美國求學的好友劉兆玄（前行政院長）在取得博士學位返回台灣前，兩人還彼此相約在地鐵車站道別祝福。老林淡淡說來留美故事的悲歡，即使雙鬢花白，老林的言談一如往昔，堅持在自許的理想中，初衷未改。在他人

生的註腳中，明確的價值早已成為他生命中不會輕易變奏的主軸。

2005年，我返鄉回到屏東，在大仁科技大學任教；因緣際會如此俱足，我參與了第八屆社大全國年會的籌備。由於當時年會是在大仁科大舉行，我則承擔了校方協調的總窗口；在那一次的年會籌備過程中，我又與孝信老師多了許多敘舊互動的機會。雖然轉換了時地，但是林老為社大發展而奔走的熱忱依然未減。即使事隔多年，我依然深刻記憶著林老爽朗的笑容。

老林走了，笑笑結束了他在人世間的志業……，但我撫著心頭，似乎仍能感受當年他鼓舞我的一種溫度。老林當年鼓勵的話語，仍在我心中。



我的亦師亦友

文 | 趙家甫

臺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顧問

台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於民國 100 年 9 月 25 日成立大會，本會顧問林孝信教授應邀出席，致詞中鼓勵本會要肩負起社區大學成立宗旨『解放知識、改造社會』，要達成此目標必須由社區大學老師率先做起。以上簡單幾句話給本會無限的鼓勵，成為本會成立 5 年來努力的目標。

我第一次有幸遇見林孝信教授，是在台中縣政府主辦，委託台中縣海線社區大學承辦的教師養成培訓課程中，林孝信教授給了我人生第一次接觸到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價值與真諦，讓我認識到要改造和社會解放知識，必須由社區大學老師做起，因為社區大學老師是知識的傳遞者，社會改造的執行者，因此點燃我成立台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的動機，團結就是力量，要完成時代的使命一定要從社區大學教師開始做起，成立教師協會就是團結社區大學教師最有效的方法。

台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成立五年，會員人數 146 名，每年都

會辦優良教師表揚，主要考核項目就是『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為了達成此目標，本會成立宗旨就是「愛心、學習、創新」讓『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目標更為落實執行。

在我成立台中市社區大學教師協會擔任創會理事長 4 年期間，經常打電話請益林孝信教授，林教授亦不吝指教，林教授也經常打電話來關心本協會的狀況，讓我深深感激亦師亦友的林孝信教授。



我所知道的「老林」及其社區大學觀

文 | 林明聖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多年來在大學從事科學教育工作，也從事媒體與校外的科學推廣工作；但無論是學生時期閱讀的科學月刊，曾經參與教學的社區大學，以及學校的通識授課與評鑑，耳熟能詳的林孝信卻始終是個雲端上的名字。真正與他實際接觸則是導因於釣魚台。對於釣魚台的議題一直是一知半解，對於敏感的「保釣」議題更是潛意識的迴避，直到承辦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有機會開設海洋通識課程，才對台灣的海洋的人文、社會科學有些接觸，也對釣魚台的地質產生興趣。蒙孝信老師邀請加入釣魚台公民專案，巡迴台灣進行認識釣魚台研習營的教育宣導工作，接觸了釣魚台的珍貴史料，以及當年或近期參與保釣人員的現身說法，才比較瞭解釣魚台，也比較認識林孝信 -- 朋友口中的「老林」。

老林不但科學知識廣博，而且深具人文素養。更難得的，他還是一個非常「入世」的知識份子。他關懷社會，而且常常以行動來表示他對社會的關懷。與他接觸期間，不斷的聽他談科普、談通識、談社區大學、談釣魚台…（他的朋友們都知道老林多麼能

談，鏗而不捨的一談再談），也陪同他拜會主管部會，尋求支援。就過去與他相處的經驗，朋友口中的老林，以及拜讀他的大作心得，談談我所認識的老林，以及他的社區大學理念。

就他從事保釣、科普、通識、社大這些不同領域的貢獻，可以用一個理念來歸納，就是成人教育，或稱為永續教育。成人教育在大學時期稱為通識教育，可視為永續教育的培養階段；出社會的成人教育稱為社區大學，可視為永續教育的實踐階段。

談到通識教育或是永續教育、成人教育，往往被認為只是一種人文教育。其實，就西方通識教育的原始根源：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七藝教育（Seven Liberal Arts Education），便包含了算術，幾何，天文學等接近今日科學的課程。固然，這幾門知識的傳授目的是要幫助學生進行哲學思辯，而非當作數學與經驗科學來傳授；但在古希臘，科學與哲學本就是一體的，其目的都是在於追求世界的真理。因此，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中融入科學知識與相關的科學精神，在社區大學中推廣科學教育，與他當年創辦科學月刊的精神，一脈相承。他的驟然逝去，執行兩年的科技部計畫「科技大觀園網站應用到社區大學科普影片導讀座談會委辦案」由我匆匆接手，繼續將科學精神推廣到社區大學。

老林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對於哈琴斯（Hutchins）校長在研究型大學首創西方經典作為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頗表贊同，他相當贊成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也促成

了「經典通識讀書會」的成立。老林認為，通識教育是一種開發性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具備通識力，接受大學畢業以後面對問題的挑戰。換句話說，通識教育是成人教育的培養階段，終極目標是社區大學揭櫫的永續教育。

老林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來自於巴西的 Paulo Freire (1921-1997) 的研究。Freire 強調對話 (Dialogue) 教學法的重要，而師生在教學過程中平等對話，正是社區大學的慣常互動模式，也是近期制式教育中推廣「翻轉教室」的濫觴。老林不管是上課、開會或是舉辦研習營，都要求學生 (員) 與參與者帶問題來，強調教學相長，師生平等對話的機制。

老林關懷社會普遍知識的貧乏與理性的欠缺，積極推動社區大學的成立與發展，並發行《社大開學》，串連各社區大學。他肯定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與林德曼 (Eduard Lindeman, 1885-1953) 為終身學習與成人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特別是「教育即生活」 (Education is Life)。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在使學員自覺而具有改造社會的能力，此即 Freire 一再強調的賦權 (Empowerment) 觀念。套句老林常講的話，賦權的意義就是「知識解放」。而社區大學的賦權也就是大學所謂的「通識力」。老林在制式大學發行「通識在線」與在社區大學發行「社大開學」的作法，異曲同工，精神一致。

談老林不能不談終其一生關注的釣魚台。釣魚台的問題十分複

雜，歷史、地理、地質、國際法、軍事、經濟、外交…種種問題的糾葛，根本就是一個融合各種學科的議題。而釣魚台的研究、教育、行動與發展，恰恰可視為教育上的「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應用於各種議題之上。此外，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保釣行動，正是哈佛大學通識目標中「公民參與」的實踐，也與社區大學的「公民教育」、「社會改造」精神，相互輝映。

老林的視野開闊、組織力強，對於推廣工作卻又採取苦行僧的傳道方式，一步一腳印，其精神令人敬佩，也令人不捨。老林終其一生，念茲在茲的是如何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發展潛能，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樣的「知識解放」，也正是社區大學的基本目標。

老林初知罹病時，與我討論的是釣魚台公民教育的春季環島宣導，手術後第一次的聯絡與見面，討論的又是釣魚台公民教育的秋季環島宣導。如今，老林走了，留下的是一生「堅持」的背影。



02#10A17B

畫人像、結善緣

文 | 趙明

新竹市科學城社區大學講師

「書畫藝術」是我畢生的興趣，「美術教學」是我終身的志業。從小學教到大學，退休後仍留在社大教學相長，不亦樂乎。不但學員進步，自己也進步更多。我不善言辭，與人結緣認識的見面禮，就是速寫人像。在速描本上三、五分鐘為對方畫一張人像，自己磨練技巧，對方也高興，一舉兩得。如果是投緣的同好，或欽敬的長輩，隨身帶有小畫冊時，在扉頁上題字，畫人像再送他，見畫思人是難忘的紀念品。

民國 89 年我在新竹師院（現改新竹教育大學）美勞系，退休之前就教了十幾年社教館和長青學院的藝術課程。九年前全國第二所社大於新竹成立「青草湖社大」，就在我家附近，應聘擔任書法、國畫講師，為鼓勵用功的學員，有時畫張人像題幾個字相贈。記得第一次為社大全促會常務理事林孝信先生畫人像是八、九年前的事，他執著推展「成人教育、終身學習」的理念，是青草湖社大的創辦人。他瘦瘦高高的學者風采，很快就在筆下顯現，那張人像畫當時就送給他了。隔年他主持座談會又為他畫了一張，

也給他了，自然拉近了距離。以後每逢見面他總主動握手致意。此後每次參加社大全國性或地區性的各種研習座談會，總不忘在提包裹裝本速寫簿，側寫有趣的人物面貌，自娛娛人。開始幾年大都從本上撕下來送給對方。近年覺得技法慢慢熟練，下筆較有自信，計劃不久的將來要出一冊人像速寫選集，為了保留資料不捨得將原稿送人。







台灣客運售票處 5 TICKETING

信譽第一

附錄

林孝信參與社區大學大事記

年代	大事記
1944	出生於台北，隨戰亂疏散至彰化芳苑，二戰結束後回到台北，六歲時隨父親移居宜蘭。
1950	與佛結緣，認為弘法就是關心群眾。
1956	以第一名進入宜蘭中學就讀，3年後以第二名考進台北市立建國中學，再3年保送台灣大學化學系，隔年轉入物理系就讀。
1967	服役後至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隔年籌辦《科學月刊》。
1970	《科學月刊》正式在台北創刊。
1971	因參與海外保釣運動，被台灣政府列入黑名單，被吊銷護照，無法完成學業，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但仍然籌辦「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出版《台灣民主》雜誌。
1984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夏令營期間，與陳美霞老師結為連理。
1988	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接任總統，黑名單解禁，11月獲准回臺，1997年舉家搬至台南定居。
1998	3月，「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擔任籌備委員。 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成立。
1999	3月全國第二所社區大學—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成立，老林擔任創校主任；同年創辦《左翼》雜誌。

年代	大事記
1999	3月，以「迎接社區大學的新時代」為主題，於新竹市籌辦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帶動民間參與社區大學的熱情。9月19日，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簡稱「全促會」）成立，擔任第一屆常務理事。
2000	1月，全促會發行《社區大學全國通訊》，擔任總編輯，該刊物於2002年10月擴大為《社大開學》。
	4月，以「社區大學與社會發展／社區大學在南台灣」為主題，於高雄市召集辦理「第二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於會議中發表「全國社區大學主任聯合聲明」。
	6月17日，全促會南部辦公室成立，擔任南部辦公室主任，當時南部地區僅有高雄市新興及屏東二所社區大學。隨即組織南部社大工作者會議，之後改名「南部社大聯誼會」，每二個月召開一次。同時發展「全國社區大學校長主任、主秘會議」、「中部社大聯誼會」、「桃竹苗社大聯誼會」等，延續至今。
	9月，組織社區大學師資小組。
2001	4月，以「社區大學從普及到深化／社區力量的躍升」為主題，於宜蘭縣召集辦理第三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首度邀請國外學者，美國 Phyllis Cunningham 教授來台交流。並於會中呼籲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同年籌組成人教育小組。

年代	大事記
2002	4月，以「自我超越與永續經營」為主題，於彰化縣員林鎮召集辦理「第四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6月，推動通識教育在社大，結合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協會、清華大學，籌辦「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研討會。
2003	感於農村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組織全促會農村教育小組。
	推動社區大學法制化，為社區大學永續經營提供法源依據。
	3月，結合台南藝術大學，組織影像教育工作小組，推動「社區大學影像教育計畫」，影響後續社區大學各式媒體相關課程及議題，如影像人才師資培育、紀錄片製作、媒體識讀、關機運動、客家影像教育等。
	4月，以「社會變遷下的全民教育 / 社區大學的使命與挑戰」為主題，於台北市召集辦理「第五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發表「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聯合聲明，呼籲農委會支持設立農村型社區大學。
2004	5月，SARS 風暴，結合成功大學公衛所，組織公衛教育小組，巡迴各地辦理「社區大學公衛教育」講座，降低民眾恐慌。之後促成「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的成立，繼續推動公共衛生教育。
	以「創造成人高等教育新契機 / 社區大學與知識社會的挑戰」為主題，於台南召集辦理第六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此時全台社區大學已有 80 所。同時，主張社區大學應當發展雙軌制，兼顧學分學位及快樂學習。

年代	大事記
2005	以「反省與創新 / 社區大學的社會責任」為主題，於台北縣召集辦理第七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同年組織通識經典讀書會。
2006	以「在地深耕 / 社區大學與地方學的實踐」為主題，於屏東縣召集辦理第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首度邀請屏東縣政府共同參與籌備工作。
2007	以「社區大學與成人學歷教育 / 非正規教育的曙光」為主題，於台中市召集辦理第九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
2015	4月罹患肝癌末期，同年12月20日病逝。
2016	1月10日於台南舉行告別式，3月12日於台北舉行追思會暨論壇，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印《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 林孝信追思文集》，社大部份以老林的思想與精神、社大與社會改造、社大與解放知識、社大與弱勢關注四個議題，進行探討及交流。
	5月27~29日，第十八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於屏東縣舉辦，主題「合作互助創幸福」，全促會製播老林紀念影片，編印並發行《在解放知識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上 --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

林孝信文選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1998年12月

前言

知識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並且用以造福人群的工具，西方世界從文藝復興後，人們逐漸擺脫了宗教神權的枷鎖，接續上古希臘重視知識的傳統。培根（Bacon, Francis 一五六一～一六二六）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或權力）」，充分說明知識的重要性已經開始被西方世界所認識到了。

知識雖然是造福人群的工具，但同時也是維護既有社會體制的媒介。知識最主要的傳承場所——大學，從西方中世紀設立以來，便與保守的社會力量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資本主義興起後，大學一方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又是保留既有文化、鞏固現存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主要保守力量，可見知識的雙重角色。

知識的雙重角色，使得知識的解放，成為人們關切的問題。特

別在教育上，如何傳授與生產「解放的知識」，是今日教育界迫切的重大課題。

本文旨在討論在成人教育中，知識解放如何可能，並且結合到目前臺灣正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的情況，探討知識解放在今日臺灣的現實意義。

知識與知識解放

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科學革命，人們充分發現知識的威力。十八世紀歐洲各國因而紛紛廣設科學院，積極提倡科學的研究。進入十九世紀，普魯思的琿伯特（Von Humboldt 一七六七～一八三五）在創立柏林大學時，把科學以及其他知識的研究納入大學教育中，開啟了十九世紀德國學術研究的蓬勃局面。知識的生產進入飛快的階段，今日人們經常論及的「知識爆炸」，實源於琿伯特的創舉。

「知識爆炸」雖然造福人類至鉅，卻也使知識愈來愈與平常人脫節，而成為少數知識精英的專利品。多數人無法欣賞或是掌握大部分的知識。知識對於他們而言，不僅深不可測，甚至是一種被壓迫的根源。在科學昌明、知識爆炸的時代，卻產生了許多「科學文盲（Scientific Illiteracy）」、「知識文盲（Knowledge Illiteracy）」的現象。尤有甚者，知識由於變成少數知識精英所掌控，成了社會一部分人牟取私利，控制他人的工具，形成維繫

不平等社會體系的保守力量。一種原本為了造福多數人的人類文明產品，卻變成少數人的私產。「知識」辯證地從造福人類異化成為控制人類的對立物。

要免於「知識」的這種異化，「知識解放」開始被提倡，成為一些具有反省、批判能力社會學家與教育家的關心題材。這其中，成人教育是這些關心「知識解放」人士最重視的場域。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不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不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知識解放能夠讓弱勢者與被壓迫者自覺起來，建立主體性，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同時知識解放也有助於改造運動本身的推行。

不論是基於知識異化的糾正，或是基於社會改造的需要，知識的解放都是重要的課題。另一方面，展望二十一世紀知識社會的來臨，知識爆炸與社會改造都還是人類尚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因此，在這世紀之交，探討知識解放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成人教育的精神

成人教育的興起，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知識已經被大量地生產，有限的學校教育已經不足以包括日益不斷地更新的大量知識；而資本主義工業化使生產技術與社會關係複雜化，更使教育不再專屬於少數精英而必需成為多數工作者所享有，終身性的成人教育開始受到教育家與社會改造者的注意。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成人教育的蓬勃時期。特別是在美國，杜威（John Dewey 一八五九～一九五二）與林德曼（Eduard Lindeman 一八八五～一九五三）不僅積極從事成人教育的推動，而且為終身學習與成人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的努力與理論，其影響延伸到世界各地。例如，他們對終身學習的名言，Education is Life，曾經被胡適介紹到中國。「教育即生活」成了當時中國社會與教育界的口號。

近三十年來，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以巴西 Paulo Freire（一九二一～一九九七）的工作最具影響。Freire 強調對話（Dialogue）教學法的重要，師、生在教學過程中應當處於平等地位來對話，才是有效的學習方式。這種學習方式特別適用在成人教育中。因為成人教育的特點或長處之一，在於成人已經有豐富的社會經驗知識，比起教師的課本知識各有千秋。成人教育的教學過程，應當吸取學員的這個長處。因此，成人教育特別要強調師生平等對話的機制。

另外，Freire 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在使學員自覺而具有改造社會能力，此即 Freire 一再強調的 Empowerment 的觀念。這個與以幫助學員發揮其潛能，以便在未來人生生涯中立於有利地位的自由主義教育思潮大不相同。這種思潮卻與知識解放的理念十分接近。

從上述成人教育理念的發展，我們看到成人教育不僅作為體制內學校教育的延伸，而且拓展了教育的範圍，使得體制內學校教育日益僵化，日益與社會改造相背離的情況得到補充與糾正。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體制內大學教育日益象牙塔化，大學教育原具有改造社會的作用日益被引導到純然地以壟斷化的專業知識來提高生產力及和諧化社會的紛爭的方向，從而知識日益地用來延續既有不合理社會關係。除非體制內高等教育能夠作根本的革新，否則知識解放與 Empowerment 這些教育目標將與體制教育漸行漸遠，從而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

知識解放與成人教育

Freire 的教育理念契合了知識解放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知識解放只是 Freire 這一派教育學者的主張。我們已經論述過，體制化學校教育將日益象牙塔化，從而與知識解放的目標漸行漸遠。因此，要保有教育基本理念，體制外的教育方式不僅是要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成人教育是非體制化非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方式。它雖然是以

終身學習為主要標的，但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學校教育較欠缺的特色，而使得成人教育中容易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根據 S. Brookfield（一九四九～）等學者的分析，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特色：

1. 成人對於學習的目標或方向具有自主性。她／他們知道要學什麼，以及為何要學。因此，他們對學習抱持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像一般未成年的學校教育（包括正規大學），學生多是「被安排」去上學，在學習態度上便顯得被動；

2. 成人已有的社會經驗是學習的一個資源。書本的知識常受到學員過去經驗知識的檢驗與互動，知識將不再是象牙塔式的。更且，學員的社會經驗往往會反映她／他們的政、經地位，學員得到的知識比較能反映對社會體制的觀照，從而使知識能夠與社會改造發生關連，而學員也比較可能認同社會改造的理念並且身體力行地從事社會實踐。

當然，成人教育的這兩個特點，並不排斥學校體制教育也具有知識解放的作用。我們甚至更期待學校教育都具有這樣的作用。畢竟，知識的解放，社會的改造與進步，是教育的共同目標，而不應是成為某類教育的專利品。然而，鑑於目下正規高等教育知識的日益專精化與壟斷化，加上一般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與了解，而且畢業後往往成為既得利益的社會精英，我們很難期待體制化學校教育能夠承擔解放知識的目標。

台灣社區大學的意義

從一九九八年興起的社區大學，其理念正與前述當代成人教育的目標一致。事實上，知識解放，正是目前台灣各社區大學共同追求的目標。

社區大學不僅具有這些理念，對於達到這些目標也具有比較有利的條件。因為台灣各社區大學的學員，多數屬於成年人，且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是名符其實的成人教育。社區大學的學員，也多體認終身學習的意義，而非僅為了取得一技之長。

這些有利的條件並不能保證知識解放的目標就必然地會在台灣各社區各大學實現。除了理念與現實必然有落差等因素之外，台灣各社區大學在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前，會受到至少下列幾項挑戰：

1. 來自師資方面：社區大學在台灣是個全新的教育機構，沒有人有教過這類大學的經驗。Freire 的 Dialogue 教學法在台灣還是相當新的東西。

2. 來自社會意識方面：台灣的社會思想家或學者很少對台灣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地，台灣資本主義體制需待改造之處尚不為社會大眾所了解。社會意識普遍地存在於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境界。人們對於各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多半諉諸天命或自覺無力感。

要教育學員達到 Empowerment 的地步，得先有人深刻地分析社會體系中待改進之處。

3. 來自知識本身方面：知識的解放，並不意味著對高深知識的揚棄。社區大學或許不是要成為生產新知識的研究型大學，但決不是要否認知識（包括高深知識）的重要。但如何將這些高深知識從少數專家學者中解放出來，則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是全世界致力知識解放的教育家所共同面臨的挑戰。

結論

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發展潛能，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樣的「知識解放」，正是教育的基本目標。

成人教育，由於它獨有的特色，傳統上具有知識解放的成份。在正規學校日益象牙塔化、精英化之際，成人教育更凸顯其重要性。

台灣近年發展出來的社區大學體系，本質上正是一種成人學習的高等教育機構，雖有許多挑戰，卻值得耕耘。

（原刊於《台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實務運作一》，台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0年12月；及《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16年3月）

林孝信手稿

代價

大大

除了補品我們
牛樟樟 沒有研究過!!!

Rule: 所有送來的東西

都要研究過!!!

志云完:

No.

Date.

歡迎從南加州來探望。

謝謝你長期協助保釣教育工作。並請代向
海外，特別是協助募捐朋友致以最高敬意。

經過三四年的耕耘，我很高興告訴大家：我們
終於找到若干位很有潛力的年青人，其中有兩三位
表示十分認同保釣的理念。

歷經這場大病，更加迫切感到尋到接班人的
迫切性，但是這樣的人不容易找到。

諸種因緣湊巧，我們終於找到了！而且一
出一位。

但是他們還需要關懷與支持。

請各位共友，繼續共同來支持難得的
幼苗。

林孝信 啟

2015/12/1



Mo Tu We Th Er Sa Su

Memo No.
 Date 11/20/1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1 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

地点 北京理工大学 180人

暨 2011 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

1 教育部副部长 杜玉波 分讲稿

2 周运清：努力提高两子自觉

(高教学会会长)

3 王义道 主讲人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4 两子内涵不同

建议 1. 研究学者交流早台

2. 成果的经验地

3. 向外看纸窗口 多交流

4. 欧洲座 (指南会) 副理事 华中科技 党委 副书

5 种统一 ① 理论实践

② 知识 性教育 与 科技教育

③ 引导性 自主性 统一

④ 基础性 超越性 教育 过程

⑤ 育人 与 育 的统一



Mo Tu We Th Er Sa Su

Memo No. 2
 Date 11/20/11

过 张尧之 (历史, 思想 系 因此 大 报告)

大学素质教育再认识

特色

全面性 全面性 全面性

和谐性

创新性

文化真实性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6 袁东田 (清华副校长)

育 育 之 精神 修 厚德 之 境界

以 理念 一 与 根本 以 中心 多 教育 教育

人才 培养 科研 科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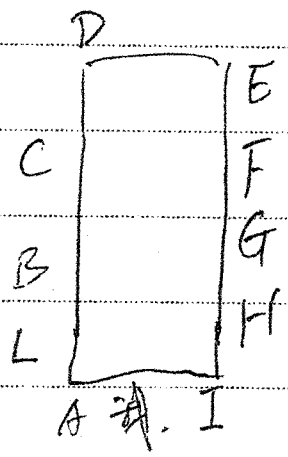
服务 文化 传承

日期

校： 厚 基础

育： 重 实践

改革： 求 创新



- JK A. 蔡
- B. ~~王~~ 美南 敬璋
- C 朱欣怡
- D 王 敬璋
- E 刘直法
- F 李家北
- G 李依霞
- H 侯真伊
- I 潘浩夫
- J 黄静燕
- K 陈雅琪
- L 李舒君

敬璋 (2011-01) 3/3

马斗全 (山西社科院) 陈寅恪诗中的忧患情怀

3/5 (20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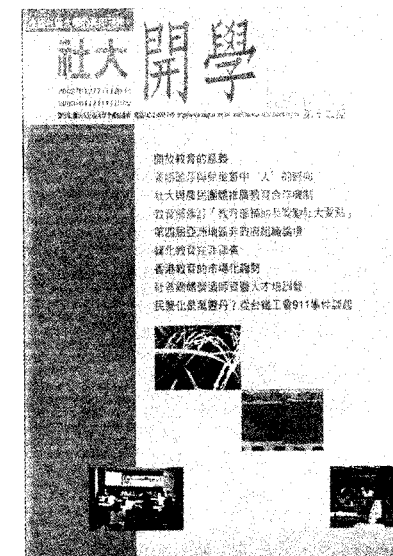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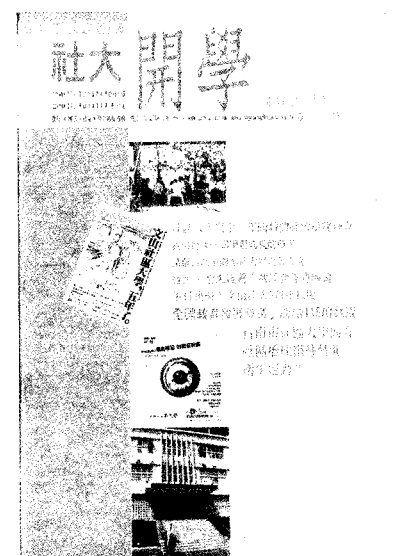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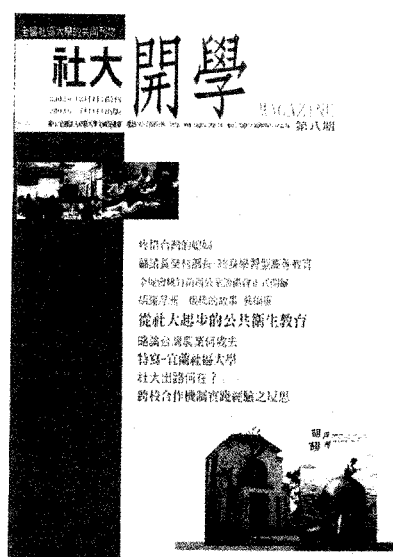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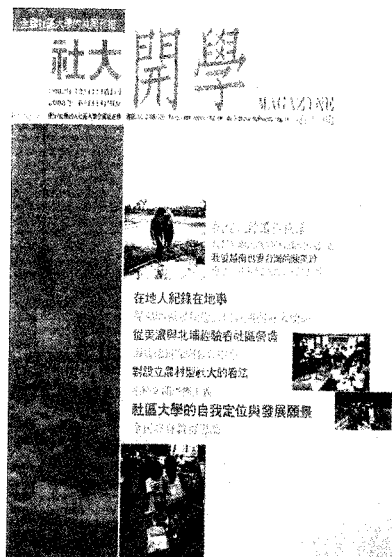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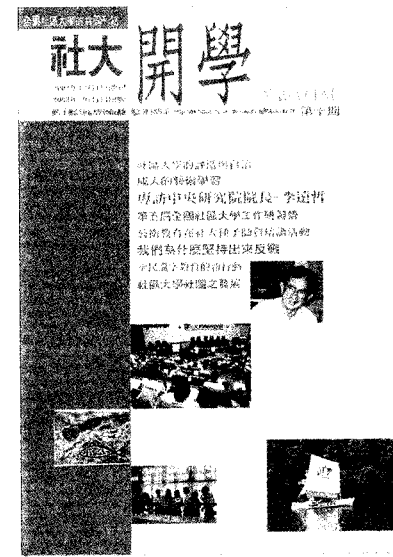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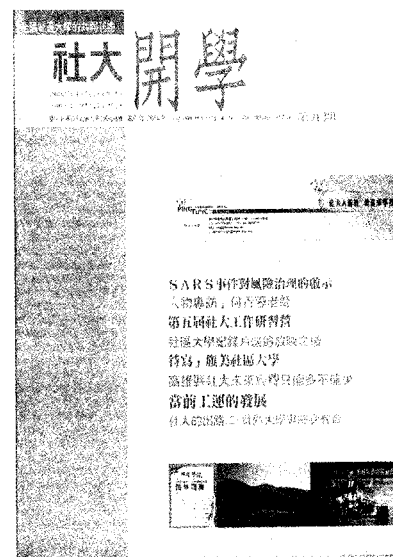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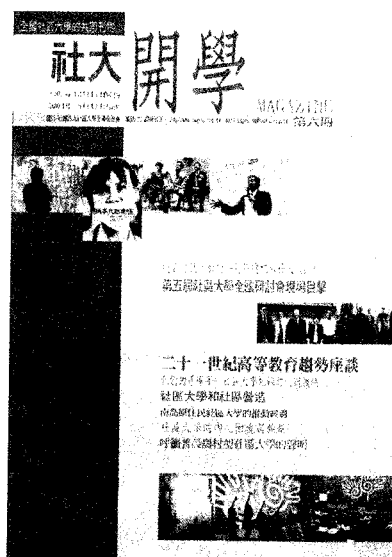
o 颜真 (科普出版社总编辑) 探索科普出版繁荣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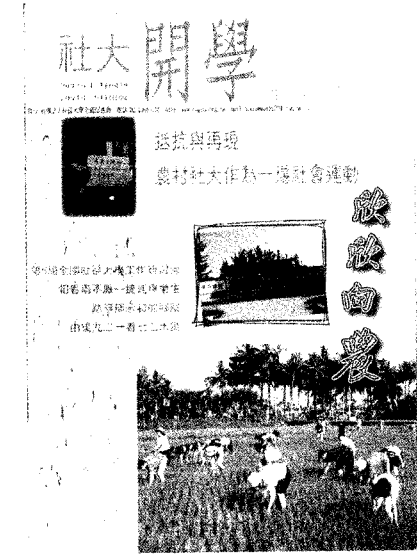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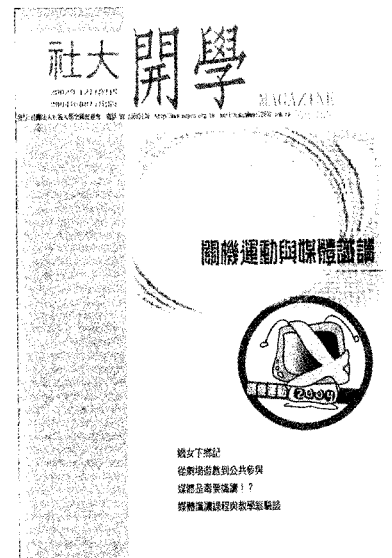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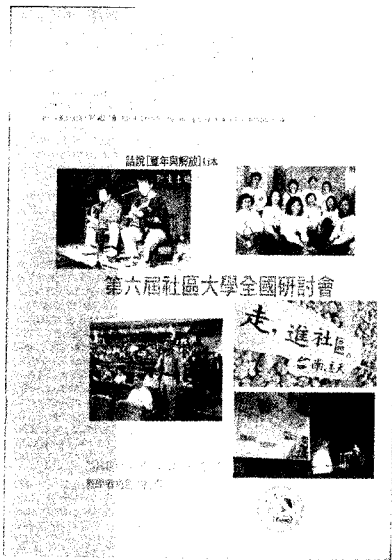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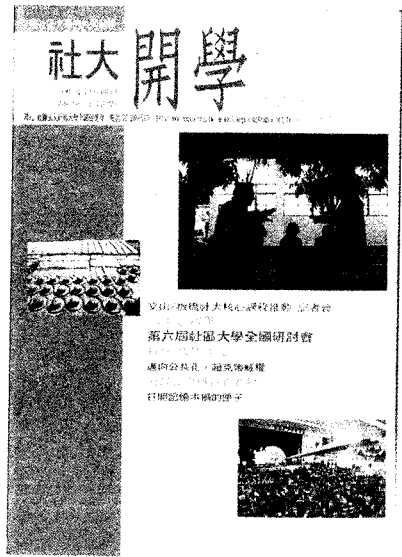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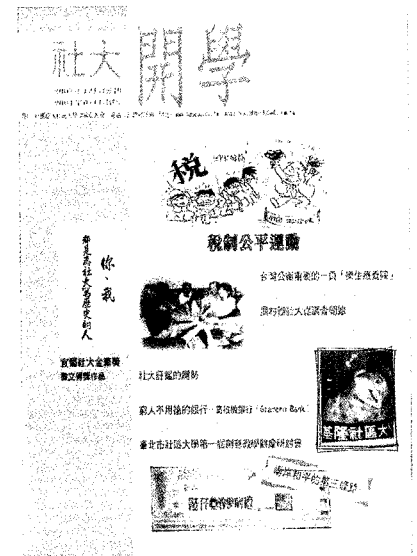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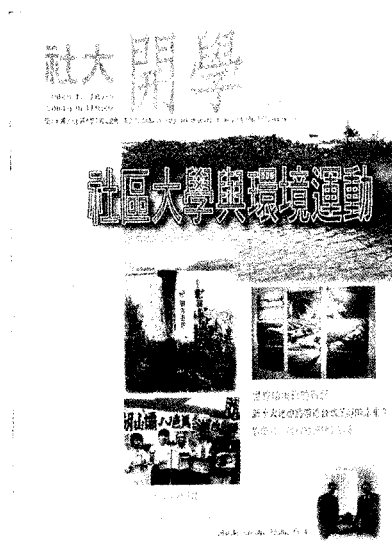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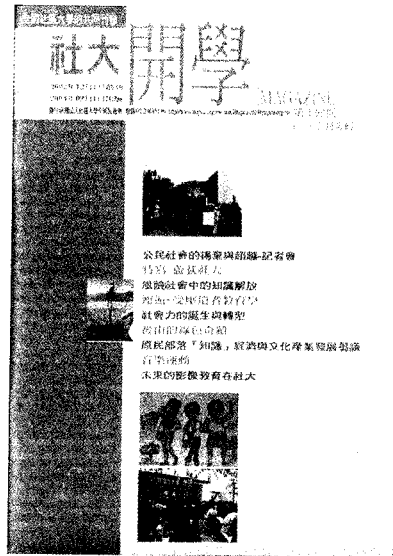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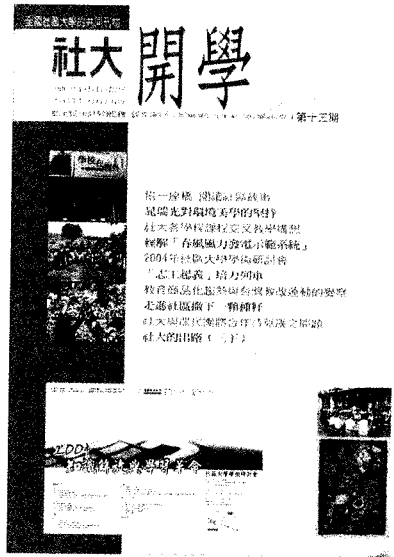
o 揭建东: 居里夫人: 为科学也为教育

o 刘钢: 萨顿: 科学史的一代巨匠

o 牟中玉山, 解读台湾问题的一部力作 (中国渔业互保协会)

* 赵书刚, 多党合作, 共谋祖国统一





解放知識

改造社會

《在解放知識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上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

編者 | 老林社大紀念文集編輯小組

張正揚、謝國清、李易昆、李錦旭、周芬姿、楊志彬、吳佩娟

總編輯 | 張正揚

執行編輯 | 吳佩娟、吳孟如

美術編輯 | 黃士豪

首頁插畫 | 張云昕

撰文 | 何青蓉、李易昆、李鎮邦、周芬姿、吳茂成、吳佩娟、吳孟如
林吉洋、林朝成、林明聖、段惠民、金惠雯、施政旭、陳美霞
陳雲芳、陳奕曄、張正揚、張金玉、郭昭男、黃鼎倫、彭明輝
曾也慎、趙家甫、趙明、鄭秀娟、蔡傳暉、賴麗榕、謝國清
鍾秀梅(依筆劃順序排列)

照片提供 |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陳美霞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

出版 | 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電話 | (02)2368-5136#11

住址 | 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5號10樓

印刷 | 美育彩色印刷

出版日期 | 2016年5月28日

定價 | 200元

I S B N | 978-986-87874-1-4 (平裝)

(出版關鍵字：1.林孝信 2.社區大學 3.知識解放 4.改造社會)